



古文真寶後集大成

~ 16
1753
7



和
1753
7

古文真寶諺解大成卷之十三

頌類

頌似用切音誦歌也稱述也徐鍇曰此容儀字歌頌者美盛德之形容故通作頌後人因而亂之以此為歌誦字朱子詩傳曰頌者宗廟之樂歌大序所謂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蓋頌與容古字通用故序以此言之文選陸機文賦曰頌優游以彬蔚頌ハ詩ノ六義ノ一也盛徳ヲ美テ作ル其体ユタカニシテ文章アル様ニスル也毛詩ニ周頌魯頌商頌アリ文選ニ頌類五篇アリ

聖王得賢臣頌

此篇起句有策體蓋前漢王褒字子淵本蜀人為漢宣帝徵召詔為此頌起四句設譬自叙第一節且謙辭叙應詔之意第二節勉宣帝審已正統第三節方論賢者國家之器用第四節論聖王得賢臣之功第五節論人臣之遭遇第六節總論臣主相得之美時上頌好神仙故未段

古文真寶諺解大成卷之十三 聖王得賢臣頌

不取彭祖
喬松之事

聖王公漢ノ宣帝ヲ指賢臣ハ魏相丙吉及ビ張安
世蕭望之黃霸韋玄成等ヲ指帝良臣ヲ得給フ事
ヲ稱美スル頌也註策體漢書音義作簡策難問列
置案上在試者意投射取而答之謂之射策若夫
錄政化得失頭而問之謂之對策此篇ノ首ノ句對
策ノ体アル也天子ヨリ及第スル者ヲ試ミラル、時簡
策ヲ作り政事ノ善惡經義ノ疑難ヲ書記シテ問ル
ハ試者是ヲ論釋シテ對へ上ル是ヲ對策ト云前漢
王褒上漢ノ宣帝主褒ガ俊才アルヲ以テ召寄勅詔
シテ此得賢臣頌ヲ作ラレメ給フ起四句萬里曰
此四句ト云ハ讀ヲ加テ云也湖月曰自天荷旃至
滋味ヲ指此四句ハ先喻ヲ設テ自ラ身ノ賤フニ尊
者ノ上ヲ論スルニ不足事ヲ述叙ツ第一節自ラ
謙退シテ詔命ニ應シテ是ヲ記スル事ヲ叙ツ第二
節宣帝ノ其身ヲ審ニシテ天下ノ統ヲ正シ理メ給
ニ事ヲ勉メ勸メ第二節ガテ賢者ハ國家ノ器用

ナル事ヲ論ス第四節宣帝賢臣ヲ得給フノ勲功手
ガラフ論ス第五節賢臣ノ聖王ニ値遇スル事ヲ論
ス第六節王ト臣ト上下相得テ和合スル美ヲ論
ス時上頗ハ木半位ノ事ヲ云此時宣帝頗ル仙道
ヲ好リ故ニ末段ニハ彭祖喬松ガ事ヲ言テ其道不足
取事ヲ叙ツ趙母袁了凡曰王褒詠作聖王得賢臣
頌詞旨休美末乃嗷彭祖而陋喬松頗箴人主務
好神仙之失可謂忠矣夫事君者先資其言而後
拜獻其身以成其信此非言之先資者與而晚乃
爲上使祀金烏碧雞於益州竟以道病歿有言不
信守道不終哀哉○梅花無盡藏曰此段六節自
篇首至情素第一節自記曰至而已第二節自夫
賢至得也第三節自故服至得人第四節自人臣
至說士第五節自故世至末第六節

王子淵

前漢書列傳三十四王褒字子淵蜀人也宣帝時
修武帝故事講論六藝群書博盡奇異之好徵能

狄每ニ毛ヲ被テ昂ヲ未ダ著テ見ガル程ニ信仰セ又也羹藜註是ハ翰ガ註也羹五味和羹アツモノト訓ス五味ヲ調和シテ汁トスル也藜野菜アカサ本艸綱目ニ詳也含食也含ハ口ニフクムナレ共今ハクラフ義也糗麥飯也此註ニテハムギメシ也服虔曰乾食也オレイヒ也漢書師古曰糗即今之熬米麥所爲者太牢牛也字彙牛曰太牢羊曰小牢天子諸侯ノ饗ニ所用也滋韻會旨也ウニシト讀リ言人食一藜ノ羹糗ノ飯ヲ食ルハ賤キ者也太牢ノ美味ハ食ツケ又故ニ不知之其トハ此味ヲ物語スルニ不足ト也史記太史公自序傳曰糲梁之食藜藿之羹夏日葛衣冬日鹿裘此二句一賤キ者ハ貴人ノ上ヲ不知程ニ言コト不能ト也

今臣僻在西蜀生於窮巷之中長於蓬茨之下蓬茨

覆屋者

僻漢書作辟李善曰戰國策張儀曰蜀西僻之國而戎翟之長也風賦曰起於窮巷之間列子曰北宮子庇其蓬室若廣廈之陰廣雅曰茨覆也今臣王褒自ラ稱ス言心ハ臣僻遠ノ西蜀ニ住居シテ窮陋ナル巷ニ生シ蓬蒿棘茨ノ下ニ成長セリト也銑ガ註也ヨモキウバラニテ屋ヲ葺ル也賤キ者ノ家也

無有游觀廣覽之知願有至愚極陋之累不足以塞

厚望應明旨雖然敢不略陳其愚心而抒情素言雖不足以

克厚望敢不述愚心而申情素也抒神與反

萬里曰無復有名山大川之游觀廣覽四方以克其知識者願獨有至愚昏昧之見極陋膚淺之識以累其明者濟曰王褒奏褒有逸才帝徵之故謙云不克厚望明旨謂宣帝命也言雖不足克厚望敢不述愚心而申情素也塞克抒申也善曰戰國策蔡澤說應侯曰公孫鞅事孝公竭知謀示情素

游觀廣萬里ノ説ナレバ鮮シ易ケレ共少シ未安歟胡
月ハ書籍ヲ目廣ク見ル事トス此説是歟蓋シ游觀
至愚ノ一旬皆知識ノ上ニ云リ游觀ハ水ヲオヨク如ク
ニ目ヲ書ノ中ニ游ハレメ優游ト見ル義也累繫也知ハ
知識我知覺ル所也情素ハ素懷即千本心也但シ言
心ハ臣書ヲ遍ク見廣ク見ルノ知識ナレ反テ才至テ愚
ニ極メテ陋キノ所拘アリ王褒ハ文才有テ何事ヲモ可
書者カト奥深ク厚ク御望アレ共其責ヲ塞キ御用ニ充
ルニ不足明ナル勅旨ヲ蒙ツテ召出サル共其命ニ應ジ
テ奉仕スルニ不足然共何ゾ聊カ臣カ愚鈍ナル心ヲ陳テ
朴素ノ情實ヲ伸サラシヤト也其字善本無之是也
申ハ伸也云タキト思フテ鬱スルヲ引伸ル様ニ云出ス
也又重也ク
云心也

記曰爲此頌恭惟春秋法五始之要在乎審已正統
而已之記也五始謂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也元者氣之始
春者四時之始王者受命之始正月者正令之

始公即位者一國之先也此五者在乎君
王審已而行之正位以統理天下而已

記曰周翰註也又曰上爲謙辭此立文首也向
日恭敬惟思也言敬思春秋也五始註是亦向註
也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也善曰漢官解故胡廣
曰五始一曰元二曰春三曰王四曰正月五曰公
即位元者氣之始易乾象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
本義乾元天德之大始故萬物之生皆資之以爲
始也又文言曰元者善之長也本義元者生物之
始天地之德莫先於此故於時爲春於人則爲仁
而衆善之長也春者四時之始王者受命之始正
月者正令之始胡安國春秋傳曰即位之一年必
稱元年者明人君之用也大哉乾元萬物資始天
之用也至哉坤元萬物資生地之用也成位乎其
中則與天地參故體元者人君之職而調元者宰
相之事元即仁也仁人心也春秋深明其用當自
貴者始故治國先正其心以正朝廷與百官而遠
近莫不壹於正矣春秋立文兼述作按舜典紀元

日商訓稱元祀。此經書元年所謂祖。一帝明。二王
述而不作者也。正次王。王次春。乃立法創制。裁自
聖心。無所迷於人者。非史策之舊文矣。又曰。按左
氏曰。王周正月。周人以建子為歲首。則冬十有一
月是也。前乎周者。以丑為正。其書始即位曰。惟元
祀十有一月。則知月不易也。後乎周者。以亥為正。
其書建國曰。元年冬十月。則知時不易也。建子非
春亦明矣。乃以夏時觀周月何哉。聖人語類回以
為邦。則曰行夏之時。作春秋以經世。則曰春王正
月。此見諸行事之驗也。正。今文選註作正。教公即
位者。一國之先也。胡傳又曰。即位者。告廟臨群。臣
也。國君嗣世。定於初喪。必逾年然後改元。書即位
者。緣始終之義。一年不。君緣民臣之心。不可曠
年。無君云云。先也。文選註作始也。審。呂向
ヲ行。トセバ。我是非ヲ審カニ察シテ行フ也。正。統。呂向
カ註ナレバ。主者其位ヲ正シテ。天下ヲ總トシテ。理
ル也。按スルニ。字彙。統。總也。撫御也。人君天下ノ總
統ヲ正シテ。天下萬民ヲ撫御スル也。言心ハ上ニ巳ニ謙

辭ヲ成テ。巳レカ身上ノ事ヲ云。此ニ至テ。始メテ。文ノ
首ヲ立。此篇ノ記ヲ作テ。云敬テ春秋ノ法ヲ思ミシ
バ。五始ノ要ハ。巳ヲ審ニシテ。行ヒ。王統ヲ正シ。治ムルニ
アリト也。

夫賢者國家之器用也。所任賢則趨舍省而功施普。

器用利則用力少而就效衆。此二句是
比上二句

銑曰。國家所任官得賢人。則進退所作者省。而太
平之功畢。施賢人之德廣矣。趨進舍退。普廣也。延
濟曰。亦如賢人於國。則不費人力。而成功多也。就
成效功衆多也。趨直離切。走也。漢書文選。並作趨。
漢書註。趨讀曰趣。云心公賢者。公國家ノ器用也。此
器用無レバ。事行レズ。君ノ任用スル所ノ人賢ナレバ。才
ヲ進。タレオ。オヲ舍ル。方省約ニシテ。事功ノ施シ布ク事
普ク廣シ。猶器用銳利ナレバ。手ノ力ヲ勞シ。用ル事少
シ。テ。效驗ヲ成就スル所多キガ如シト也。器用ノ利ハ
小刀斧鑿ノ能切ルヲ以テ見ヨ。上ノ句ハ實下ノ句ハ喻

忽若以篲掃於路塵言其易也若國用賢臣化惡反善自如此也

團團專一音
咬龍屬無角似蛇細頸頸上有白嬰四脚銑曰團
斬也犀獸名革皮也篲帚也汜灑地也塗泥也
言以利劍斬斷蛟尾忽若以帚掃汜灑之地以刀
畫泥中言其易也善曰韓非子曰負長劍赴榛薄
折兕豹赴深淵斷蛟龍字林曰斬截也漢書音義
曰如淳曰若以篲掃於汜灑之處也塗路也篲音
遂反字漢書文選皆作泥團亦作畫善本作畫案
スル今此註ハ句解ト張銑ガ註トテ裁テ合用フ言
口ハ彼干將ノ利劍ヲ以テ水ニシテハ蛟龍ヲ斷陸ニシ
テハ犀革ヲ截條忽トタチモナク帚ヲ以テ路
上ノ塵ヲ拂去ガ如シ其タ易キ事ヲ云若國賢臣ヲ
用レバ惡ヲ變化シテ善ニ反復スル事自ラ此喻ノ如
也

如此則使離婁督繩商婁古者公輸削墨公輸百之巧匠也

雖崇臺五層延袤百丈而不溷者言巧上用相得也

理且使上之所述則更使明白者正繩巧士者度墨雖高臺五層長廣百丈而規矩不亂者上用之相得故也國不亂者得賢之效也婁音茂

翰曰離婁古之明白人也督正也公輸古之巧士
人也削度也延長也袤廣也溷亂也此下眞寶二
所載ノ註アリ善曰孟子曰離婁之明趙岐曰古之
明目者也黃帝時人鄭玄禮記注曰公輸若匠師
也般若之族多技巧者也史記曰蒙恬築長城延
袤萬餘里孟子集註公輸子名班魯之巧人也四
書人物考曰公輸子名班又名般魯之巧人也爲
舟作木人爲御機關一發其車遂行又爲木鳶令
之自飛嘗爲楚設機關將以攻宋墨翟聞之往見般
曰聞公作雲梯將以攻宋敢問攻宋何義也般不
答九設攻城之機變墨子九距之乃不果且使
ノ使字誤也本註你如是也云心公上手上下手ト

道理上ニ所云ノ如クニシテ更ニ明白ナル者ヲシテ繩
ヲ正サシメ巧工ナル者ヲシテ墨ヲ度リ削ラシメ五重
ノ高臺ヲ作り長サモ廣サモ百寸ナリ其方圓亂レ
サレハ其工ト器ト一ツ共ニ善ヲ相使ヒ得ル故也彼
國家ノ不亂者ハ賢者ヲ用ヒ得ルノ功效也繩木上ノ
墨也尚書說命上惟木從繩則正削墨句解曰削
墨乃度其墨所畫處以爲斷鋸穿鑿斧鑿ニ墨打
ニ從フテ削ツ穿ツスル也規矩フニハシトカ子ト也孟
子曰不以規矩不能成方直集註規所以爲員之
器也矩者所以爲方之器也

庸人之御駕馬亦傷吻敝策而不進於行胃喘膚汗

人極馬倦言人駕劣馬則傷馬空勞鞭杖而不進行

人理國則勞下人繁國

法國既亂而身亦危矣
庸凡ト云ヘ公常ノ人也昏一愚ト云ヘ昏愚ノ人
也向曰御駕也駕劣馬也吻口敝勞策鞭也此下

二眞寶ノ註ヲ下ス但シ字少キ有異空字誤レリ本
文ノ吻字ヲ馬口ト註スレハ口字是也杖作策病作
疲國法作刑法而身之而作矣並ニ皆文選本註好
不用一々辨之言心ハ庸人ノヲソムニ乘ハ馬ノ口ヲ
傷ヒ鞭ヲ折レ其行歩ヲ進メス馬胸ス々キアエイテ肌
ニ汗ヲ流ス乗者モ亦困レ極ニリ馬モ亦疲レ倦リ猶
不肖ノウツケテ無才者國家ヲ治ムレハ下民ヲ苦勞
セシメ法度刑罰ヲ繁フス國已ニ亂レ身モ亦危ニ

及至駕齧膝參乘曰王良執靽韓哀附輿齧膝乘曰良馬名王

良韓哀古善御者靽轡也縱騁馳騫忽如景靡靡沒也言良馬良

日景之疾没良馬名王

是ヨリ公又好乘手ノ良馬ニ乘ニ喻テ云也上ノ註ハ皆
張銑ガ説也又曰騫亦駕也輿車也應劭曰馬怒有
餘氣常齧膝而行也張晏曰駕則日至故以爲名
王良郵無郵也世本云韓哀侯作御也時已有御

此復言_レ之。加其精巧。音義或曰。靱音霸。謂轡也。乘去聲。下ノ註。劉良也。云心ハ。齧膝二騎。乘且三乘。王良轡。執韓哀車。二附二及テ。縱一。二馳。自由二駢。此ハ。即時二疾行テ。日光ノ早ク。人ガ如ク也。

過都越國。蹶如歷塊。言過都國疾如行。追奔電。逐遺

風。電風皆日疾急。周流八極。萬里一息。何其遼哉。人馬相得

也。言此良馬良御。何其遠哉。此人馬相得之勢也。使聖王得賢臣而用之。亦如此也。○已上論賢者國

家之器用

濟曰。越過蹶疾也。此下二言過都國ノノ註ヲ下ス言心ハ。都國ヲ過越シテ疾速ナル事。一ツノ小キ塊ノ間ヲ經過ルカ如ク也。追奔ノ註。翰ガ義也。但レ本註ニハ急字ヲ作也。善曰。遺風風之疾者也。師古曰。呂氏春秋云。遺風之乘。言馬行尤速。每在風前。故遺風於後。今此言逐遺風。則是風之遺遠。在後者馬

能逐也。奔電ハヤキイナヒカリ也。遺風ハヤキカゼ也。馬ノ能是ヲ追馳ルハ至テ速カナル者也。周流ノ向曰。八極。八方也。遼遠也。此下二言此良馬ノノ註アリ。通鑑前紀。周穆王得八駿馬。一驊騮。二騄駼。三赤驥。四白兔。五驪淖。六黃驂。七黑驪。八山子。又一說曰。絕地曰翻羽。曰奔宵。曰超景。曰踰輝。曰超光。曰騰露。曰挾翼。有造父者。以善御得幸。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將必有車轍馬迹焉。列子曰。穆王命駕八駿。升崑崙之丘。以觀黃帝之宮。遂賓於西王母。觴於瑤池。乃觀日之所入。行萬里。言心ハ。八方ノ極界ニ周ク流行シ。方里ヲ一息ノ間ニ廻ル。何ゾ如此。遙カナル所ヲ速カニ行ヤ。人ト馬ト良ガ相得タル勢也。造父ガ八駿ノ馬ニ御スルガ如ク。御ハ車馬ヲ使ヲ云。大學章句ノ序ノ大全ニ詳也。聖王ニ賢臣ヲ得テ用ヒシムレバ。天下事調リ功成コト。亦如此ト也。已上ノ上ノ夫賢者。ニ云ヨリ。是迄ハ賢者ハ國家ノ大用ニ當ル器物ナル事ヲ論ス。

故服絺絺之涼者不苦盛暑之鬱燠。狐貉之暖者不憂至寒之凄愴。何則有其具者易其備。服葛衣之涼不苦盛暑之熱。衣狐裘之暖不憂至寒之甚者。蓋有其具而易爲備也。故國有賢臣亦無憂也。

翰曰。絺絺葛也。鬱燠熱也。襲衣也。狐貉裘也。悽愴寒之甚也。眞寶ノ注ハ此下ニアリ。論語郷黨篇曰。當暑袷絺絺必表而出之。集註葛之精者曰絺粗者曰絺。白雲許氏曰。古之服葛絺以爲衣。絺以爲裳。亦貴賤之等也。又曰。狐貉之厚以居。集註狐貉毛深温厚。詩豳風云。一之日于貉。取彼狐狸爲公子裘。狐キツ子キツ子。ケツ子皆古訓也。俗本州綱目。李時珍曰。貉生山野間。狀如狸。頭銳鼻尖。斑色。其毛深厚温厚滑。可爲裘服。與權同穴而共處。日伏夜出。捕食虫物。出則權隨之。其性好睡。人或畜之。以所叩醒已而復寐。故人好睡者謂之貉睡。庚愴善本從水。スサ一シク冷カナル也。言心ハ葛表ノ涼キ

ヲ著ル者ハ極暑ノ熱キヲ苦シニズ。狐貉ノ裘ノ温ナルヲ著ル者ハ極寒ノスシニシキヲ不愁。何十ナレハ夏ハ葛冬ハ裘ノ道具具有テ寒熱ノ爲ニ備ル事ヲ成易キ故也。是ハ衣服ヲ以テ賢人ニ比シテ云。故ニ國ニ賢人アハ緩急ニ備ル所有テ。亦無憂也。

賢人君子亦聖主之所以易海内。是以嘔喻受之。開寬裕之路。以延天下之英俊也。嘔喻喜悅貌。受謂用賢臣也。

向曰。易謂海内。易理。孟子深耕易耘。集註曰。易治也。銑也。又曰。延。接也。應劭曰。嘔喻。和悅貌。嘔。一侯切。文選。洋嘔。音吁。喻。音俞。英俊。英雄俊傑。皆百千萬人。三勝レテ賢才ナルヲ云。言心ハ賢人君立ノハ亦聖主ノ海内ヲ治ムル所以ノ者也。是ヲ以テ人主喜テ賢才ヲ受用ヒ賢人君子ヲ容ル事。寬ク裕カナル路ヲ開テ天下ノ賢才ヲ引用フト也。

夫竭智附賢者必建仁策索遠求士者必樹伯迹

良曰爲人君當竭盡智力託附賢臣必立仁惠之策故賢臣飯之擇人求士必樹霸王之迹也索擇伯霸也遠文選漢書並作人見也人ノ君トシテ智ヲ盡レテ賢臣ニ付バ必ス仁者ノ勲功ヲ立即チ王道也人オラ求メ有能士ヲ擇ミ用ル者ハ必ス伯者ノ功迹ヲ立ルト也

昔周公躬吐握之勞故有囹圄空之隆周公吐握以禮賢士故能太平

囹圄空虛

史記魯世家曰武王崩周公相成王而使其子伯禽代就封於魯成之曰我父王之弟成王之叔父我於天下亦不賤矣然我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哺起以待士猶恐失天下之賢人子之魯慎無以國驕入濟曰周公一食三吐餐一沐握髮以禮賢士故能致太平之化囹圄空虛以成盛

業握髮從隆盛也善曰韓詩外傳曰成王封伯禽於魯周公誠之曰無以魯國驕士吾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哺猶恐失天下之士也文子曰法寬刑緩

囹圄空虛囹圄牢獄也昔周公旦一タヒ食スル内一タヒ沐フ内三ニタヒ迄髮ヲ握テ出テ賢士ヲ禮シ自ラ其勞ヲ給故ニ太平無爲ニシテ爭鬪訟訴ノ事モナク牢獄空ク鎖セ共是德化ノ盛ナル故也上ノ仁策ノ句ニ應ス

齊桓設庭燎之禮故有匡合之功桓公好賢公必夙興設庭燎之火以禮見之故能匡輔

周室會合諸侯

註李周翰ガ注也但レ選註ニハ好賢ノ下ニ賢人將見ハ四字アリ諸侯ノ下ニ以爲盟主ハ四字アリ善曰韓詩外傳曰齊桓公設庭燎爲士之欲造見者暮年而士不至於是東野人有以九九見者桓公使戲之曰九九足以見乎鄙人曰臣不以九九足以見也臣聞君設庭燎以待士暮年而士不至於

是夫士之所以不至者君天下之賢君也四方之士皆自以為不及君故不至也夫九九薄能而君猶禮之况賢於九九者乎桓公曰善乃禮之暮月四方之上相還而並至矣論語子曰管仲相桓公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又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毛詩小雅庭燎篇曰夜如何其夜未央庭燎之光君子至止鸞聲將將朱子註庭燎大燭也諸侯將朝則司烜以物百枚并而束之設於門內也齊桓公賢人ヲ好ハ必ス未明ニ興テ庭燎ヲ門内ニ設ケ早ニ朝スル者ハ禮ヲ以テ相見ル於是四方ノ士集リ至ル故ニ能衰タル周室ヲ匡ニ輔ケ諸侯ヲ會合シテ盟王ト成此句ノ上ノ伯述ノ句ニ應ス

由此觀之君人者勤於求賢而逸於得人以上論聖王得賢臣

功之

銑曰逸樂也言君主勤於求賢必樂得其賢人也為人臣亦助君勤求賢良是以忠矣善曰呂氏春秋曰賢王勞於求賢而逸於治事逸字彙曰書游逸逸豫無逸詩自逸並與佚同安佚不勞也言口前之所云ニ依テ見レバ万民ニ君タル者賢者ヲ求ル事ヲ勤ムレバ賢者輔相トシテ亦人オヲ求テ進ム故ニ人君人ヲ得ルニ無勞ト也

人臣亦然昔賢者之未遭遇也圖事揆策則君不用其謀陳見愆誠則上不然其信進仕不得施効斥逐又非其愆

向曰揆度愆至也善曰郭璞二倉解詁曰愆誠信也良曰賢臣不見信用雖進仕於朝不得施用其功效而為邪臣讒疾已遭斥逐又非其過人ノ臣ニ在テモ亦如此昔賢者ノ未夕明君ニ遭遇セザル時

事ヲ計リ策ヲ謀レ其君不用之誠信ヲ陳見ハ世其君是ヲ尤トセス進テ仕レ其功效ヲ施シ呈ス事ヲ不得却テ又廢退セラル事アリ而モ亦皆讒間ノ所致ニシテ非其人ノ罪過下ニ伊尹太公百里奚齊威ヲ引テ證トス文選運命論曰張良受黃石之符誦三略之說以游於群雄其言如以水投石莫之受也及其遭漢祖也其言也如以石投木莫之逆也史記屈原傳曰屈平正道直行竭忠盡智以事其君謫人間之可謂窮矣信而見疑忠而被謗能無怨乎

是故伊尹勤於鼎俎太公困於鼓刀百里自鬻齊子

飯牛離此患也伊尹未遇勤勞於調鼎俎太公未遇困於屠牛鼓刀百里奚為晉虜而賣

之秦以五羖皮贖之齊威未逢相公而於齊門飯牛四賢皆罹此不遇之患

此田公延濟ガ註ヲ裁テ用フ勤字ノ上ニ湯為桀庖厨之人ノ七字アリ俎字ノ下ニ以具其膳ノ四字アリ困

字ノ上ニ文王而ノ二字アリ刀字ノ上ニ其字アリ贖之ノ下ニ穆公用以為相鬻賣也ノ九字アリ四字ノ上ニ此字アリ患也ノ下ニ離猶罹也ノ四字アリ善曰魯連子曰伊尹負鼎佩刀以于湯得意故尊宰舍尉繚子曰太公屠牛朝歌文子曰伊尹負鼎而于湯呂望鼓刀而入周孟子萬章問曰或曰百里奚自鬻於秦要秦穆公信乎孟子曰不然好事者為之也呂氏春秋曰齊威至齊暮宿於郭門之外桓公郊迎客夜至關門齊威飯牛望相公而悲擊牛角疾歌桓公聞之曰歌者非常人也命後車載之鄒子說梁王曰齊威扣轅而歌桓公任之以國伊尹初メ未ダ湯ニ遇ガル時ニ桀カ庖人トシテ鼎味ヲ調和シ俎肉ヲ宰割シテ桀ガ膳ヲ具ル事ニ勤メ勞ス太公望未ダ文王ニ遇サル時ニ牛ヲ屠リ其庖刀ヲ鼓キ鳴スニ困ナメラル切ハヤレト庖丁ノ音アル事ヲ云百里奚初メ虞ニ仕フ晉ノ獻公虞ヲ滅シテ百里奚ヲ虜ニスバ公女ヲ秦ニ嫁スル時ニ百里奚ヲ勝臣トシテ添遣ス百里奚亡テ宛ニ走ル楚ノ鄙人執之秦ノ穆公百里

奚カ賢ナル事ヲ聞テ重ク贖ヒ求ントス。恐ラクハ楚人
與ヘガラシ事ヲ乃チ人ヲ遣シテ楚ニ謂シメテ云我勝
臣百里奚其許ニアリ。請五羖羊ノ皮ヲ以テ贖シト云
楚人與之。時ニ百里奚年已ニ七十餘。穆公用テ相
トス。案スルニ此説ハ自鬻ノ義ニ不合。今ハ萬章孟子ニ
問ル百里奚自ラ重ニゼズシテ我ト秦ニ賣キ穆公三要
ト云説ヲ可用。甯戚未ダ齊ノ桓公ニ遇ガル時ニ齊
ノ門ニ往テ平ノ飯ス。牛ノ角ヲ扣テ歌フ。桓公非常ノ
人ナル事ヲ察シテ召テ用フ。此四賢人皆初ニハ此君
ニ遭遇セガルノ患ニ係テ困ナメラレシト也。

及至遇明君遭聖王也運籌合上意諫諍則見聽進
退得閑其忠在職得行其術閑猶

運籌張良傳ニ出タリ諫諍諫院題名記ノ註ニ詳也
云心公賢人明君ニ遇聖王ニ遭ニ及テ籌策ヲ運公上
ノ意ニ合ヒ諫言ヲ上ツレハ聽レ進ムニモ退ニモ忠節ヲ
用ル事ヲ得官ニ在テ職ニ任ズレバ其方術ヲ行フ事ヲ

得ルト也閑漢書文
選並ニ作關是也

去卑辱與潔而升本朝離蔬釋躋而享膏粱言賢人

主榮以取位惠以祿食故以卑辱幽汙之事以升
用於朝齒去蔬食釋去躋履而食滋味衣朝服也
向曰幽幽汙汙也蔬菜食也躋庶人之履也享食
也膏肉也采精米也此下三眞寶所載ノ注ヲ下ス去
ノ下ニ平生ニ一字アリ張旻曰與幽也潔押也辱汗
也如淳曰與音郁應劭曰離此蔬食釋此本屬瑣
案屬以繩爲屨也善曰國語樂伯諫公族大夫膏
粱之性難正也賈逵曰膏肉之肥者粱食之精者
言其食肥美者率驕放其性難正也閑ハ困辱タレ
ナメラレクルレメラハ也本朝ハ本宗ノ朝廷其所事ノ
朝也園菜ノ可食物クサビラト訓ス前ノ羹菘是也膏
肥脂ツケル肉也前ノ滋味是也園精白ナル米也前ノ
含糗ト反ス言心公賢人既ニ聖王ニ遇テ職位ヲ以テ
榮寵レ祿食ヲ以テ恩惠ス故ニ卑シク辱シメラレ與潔

ク汗ラハニ事其ラ去テ。本朝ニ登用ヒラ。蔬食ヲ離去州履ヲ脱捨テ。滋味ヲ食。朝衣ヲ服スト也。

訓符錫壤而光祖考傳之子孫以資說士以上論人臣之遭遇

銑曰。剖分也。符者。所以諸侯與天子分之。各執一契。舉動所為。必合於契。然後奉命而行之。錫壤。土也。言賢人能立太平之功。入子乃分符賜土。以為諸侯。光其祖考傳業。子孫此則使賢士有所資益而喜悅。勸也。將來也。說音悅。漢書師古註曰。談說之士。傳以為資也。說音悅。古文大全曰。下以傳業。子孫以世其爵。是可資藉。以感動天下遊說之士也。何。解曰。符者。印也。天子封諸侯。必分符授之。各執一契。異時號令。必合契。然後奉行。壤者。土地也。賢士得君。分剖之。以符契。錫予之。以土壤。則職為諸侯。自可以光顯祖考。不特光顯祖考也。下以傳業。子孫以世其爵。使天下賢士觀望而景慕。正是可資藉。以感動天下喜悅之士也。符。合符契符信。本。部符也。竹ノ長サ六寸ナルヲ以テ分テ相合セ。一片

ヲハ人ニ與ヘ。一片ヲバ此方ニ留ム。事アレバ兩方相合セテ驗ム。王者諸侯ハ金玉ヲ用フ。嚴先生祠堂記ノ註ニ詳也。何。解ノ註ナレハ印トス。言心ハ賢人能太平ノ功ヲ立レバ。天子符印ヲ分テ。郡國ヲ賜テ諸侯トシ。其父祖ヲ光顯レテ。子孫世ヲ繼シテ以テ遊說ノ士ヲ資クト也。遊說ノ義ハ送子孟東野序ノ解ニアリ。張銑ガ註ナレバ。賢士ヲ助ケ益テ喜バンル義也。其三テハ士ヲ資ケ悦ハシムト可讀。愚謂ク。銑ガ義ハ是ナレ共。文章クダクシク。左ハ讀レ。ニジキ様ナレバ。前說ニ可從。史記魯仲連傳。下養百姓。以資說士。

故世必有聖知之君而後有賢明之臣。故虎嘯而風

列。龍興而致雲。喻君之所以感召其臣。

李善ガ本ニ臣故ノ故字ナシ。風ノ上ニ谷字アリ。雲ノ下ニ氣字アリ。翰曰。君聖然後可見賢臣。君暗則賢人皆隱。如虎嘯感風而清。龍起感雲而隨也。列。清也。善曰。周易曰。雲從竜。風從虎。管輅別傳曰。龍者

陽精以潛于陰幽靈上通和氣感神一物相扶故能與雲虎者陰精而居于陽依木長嘯動於巽林二數相感故能運風虎八陰ノ精風八陽ノ氣虎嘯テ風從フ者八陰ヲ以テ陽ヲ感ズル故也龍八陽ノ精雲八陰ノ氣龍起テ雨ヲ致シ來ス者八陽ヲ以テ陰ヲ感ズル故也言ロハ世ニ必ス聖智ノ君有テ後ニ賢明ノ臣出テ喻ヘバ虎嘯テ風烈シク龍興テ雲ヲ致シムルガ如シ

蟀蟋蟀秋吟蟋蟀出以陰喻賢人待明

侯五臣註文選ニハ作候侯ハ埃同待也候ハ何也向日蟋蟀蟋蟀者虫也候時而鳴知陰以出言如賢人待明君而仕知明時而見也善通卦驗曰立秋蜻蛚鳴蔡邕月令章句曰蟋蟀虫名世謂之蜻

蛚也毛詩傳曰蟋蟀渠畧也又虫魚疏曰渠畧甲下有翅能飛夏月陰時出地中蟋蟀キリグス秋月田舎ノ壁ノ下藁堆ノ陰ナドニ多シ黒シテ能鳴聲清シ十月月比迄モアリ今俗ニ五ハ七月ニアシ蝗ニ似テ青シテ鳴虫ヲキリグスト云ハ誤也詳ニ本州綱目韻會等ニ見ヘタリ蟋蟀音浮由カゲラフ共ヒヨムシ共讀ル爾雅字彙等ニ詳也言心ハ蟋蟀ハ秋ヲ待テ鳴蟋蟀ハ天陰リ雨氣ナル時分ニ出テ飛ト也此二句ハ賢人ノ明君ヲ待得テ後ニ時ヲ見テ出テ仕ルニ喻也

易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

銑曰初九潛龍勿用今飛在天則時以通泰故大人起治万物而万物利而見之大人則天子也善日乾卦之辭也龍以喻大人言龍飛在天喻聖人之德顯故天下万物而利見之王肅曰大人在位之日也朱子本義曰九五剛健中正以居尊位如以聖人之德居聖人之位故其象如此而占法與

九二一同。特所利見者。在上之大人爾。若有其位。則爲利見。九一在下之大人也。古註ノ義ナレバ。龍地ヨリ飛上テ天ニアリ。龍ハ大人ニ喩フ。大人ハ天子也。龍ノ在天ヲ天子九五ノ位ニ止シテ。在天下ノ萬物大人ヲ見ルニ利アリト也。物ノ爲ニ利徳トセラル也。本義ノ意ナレバ。九二一ノ利見大人ハ古註ノ義也。九五飛龍在天ノ利見大人ハ在上九五ノ大人。九二一ノ在下ノ大人ヲ見ルニ利アル也。此頌ニテハ彼此何レニテモ不害歟。

詩曰思皇多士生此王國故世平王聖俊又將自至
善曰。毛詩大雅文也。毛萇曰。皇大也。鄭玄曰。思願也。願天多生賢人於邦。良曰。皇美也。多士謂衆賢也。言思美衆賢生於此國。又漢書作艾字。彙俊又才也。才智アル人ヲ云書。阜陶謨俊又在官。言口大才徳アル諸ノ賢人。此王ノ國ニ生シ事ヲ願フ也。故世一天下太平ニ至。王上聖明ナルハ才徳ノ人自然ニ至リ來也。

若堯舜禹湯文武之君獲稷契皋陶伊尹呂望之臣
明明在朝穆穆布列聚精會神相得益章
堯舜禹皋陶伊尹事公送孟東野序ニアリ。湯武武契稷呂望事公史記及ヒ通鑑前紀等ニ詳也。堯ハ陶唐氏。舜ハ有虞氏。禹ハ夏后氏。湯ハ殷ノ始君。文王武王ハ比肩ノ聖。皋陶契稷ハ皆舜ノ臣。伊尹ハ湯ノ臣。太公望ハ文武ノ臣也。善曰。尚書曰。厥后惟明明。又曰。則以穆穆在乃位。翰曰。明明穆穆皆美也。列布謂分布職位也。云云。此聖君此賢臣得明明トアキラカニシテ朝廷ニアリ。穆穆ト和キ美シテ職位ニ布列レリ。其精意ヲ集メ神氣ヲ會シテ君臣相得ニ其道彌顯ルト也。

籛伯牙操遶鍾逢門子彎烏號猶未足以喻其意也
伯牙操琴逢門子彎弓其音韻合和弓矢必中亦未足以喻君臣之意也。遶鍾琴名。烏號弓名。

善本。遞作遞。逢作逢。韻會。逢皮江切。又姓。孟子逢蒙學射於羿。增韻。或作逢。蘇氏示兒編。字異而義同者。逢蒙。荀子。王假篇。作逢門。淮南子。王褒頌。作逢門。七畧。作逢蒙。毛氏曰。案顏之推。刊誤。正俗。曰。逢姓之逢。與逢遇之逢。要為別字。又曰。逢逢之別。豈可雷同。尋顏氏之言。逢逢固異。然揚子淮南子。傳寫作逢。今並收入。以示傳疑。良曰。聚精爽會其神理。君臣道合。加以相明。上下不疑。德義諧和。則雖伯牙操琴。逢門子彎弓。其音韻和合。弓矢必中。亦未足以喻此君臣之意也。伯牙善鼓琴者。逢門子善射者。號遞。琴名鳥號。弓名也。晉灼曰。遞音迭。遞之遞。二十四鐘。各有節奏。聲之不常。故曰遞。鍾瓚以為楚辭曰。奏伯牙之號。鍾馬融長笛賦曰。號鍾高調。號鍾琴名也。謂伯牙以善鼓琴。不能擊鍾也。且漢書多借假。或以遞為號。不得為號。不得便以迭遞判其官也。善曰。孫卿子曰。羿逢門。善服射者也。吳越春秋。陳晉曰。黃帝作弓。後有楚狐父。以其道傳羿。羿傳逢蒙。漢書曰。黃帝鼎成。龍迎黃

帝上騎。小臣持龍髯。龍髯拔墮。墮黃帝之弓。百姓仰望黃帝。龍髯號。故名其弓曰鳥號。此段伯牙遞鍾ノ琴ノ調テ其音韻和合。逢門子鳥号ノ弓ヲ引テ矢必ス中ルト云其亦未ダ上ノ聖君賢臣相和調スルニ喻ルニ不足事ヲ云上手ガ善與物ヲ操レ公弥能者ナレ其其モ此君臣ニハ不及也

德 故聖王必待賢臣而弘功業。俊士亦俟明王以顯其德。

良曰。俟待也。此故二聖君ハ必賢臣ヲ得テ功業ヲ弘。俊俊ノ臣也。亦必ス明君ヲ待テ其才德ヲ顯ハスト也。功ハ動也。業ハ事也。

上下俱欲歡然交欣。千載一會論說無疑。

翰曰。上下謂君臣也。言君臣相欲也。向曰。君臣之道不疑。雖左右論說其非者不信也。一會漢書作

壹合。青松曰。千載之間。方得一會。合。相與論說。皆無疑。情而彼此交孚也。君臣所思。同シテ。互ニ交ク。相喜ス。其上下相合。テ能コト。尤モ希代ニシテ。千歳ノ間。ニ只一度アル程。ノ會合也。カレバ君臣論シ。説コト。互ニ眞實ニ思テ。少モ疑フ事ナキ也。案スルニ。呂向カ。左右論説ノ義。益シ誤也。青松ノ解甚タ好

翼乎如鴻毛。遇順風。沛乎若巨魚。縱大壑。

銑曰。言君臣道合。如鴻鵠遇風。一舉千里。如大魚游。縱於大川。得其性也。翼飛疾貌。沛大水貌。善曰。春秋保乾圖曰。神明之應。疾於倍風。吹鴻毛。翼乎。鳥ノ羽ノ順風ヲ得テ。飛コト疾カトル貌。鴻。常ニ八鴈ノ大ナル者ヲ云。菱食ト訓ス。但シ一舉千里。上云ハ別ニ大鳥。名ニテモスル歟。壑。水ノアル大ナルタニ也。銑ハ即チ川トス。言心ハ其君臣相合ヘバ。翼乎トシテ。鴻毛ノ順風ニ遇カ。如ク。沛乎トシテ。大魚ノ大ナル川ニ自由ニ游グ。カ如シト也。

其得意如此。則胡禁不止。曷令不行。

如漢書作若。濟曰。胡曷皆何也。如此君臣道合。フテ。互ニ其意ヲ得バ。何ノ禁制スル事カ止ガラン。何ノ命令スル事カ行ハレザラン也。

化溢四表。橫被無窮。遐夷貢獻。萬祥必臻。

化德也。四表。書堯典。光被四表格。上下。註。表外也。四海之外也。良曰。化滿四方。被于無窮。而遠方蠻夷。服我君德。以貢獻土物。而万善必至也。漢書必作畢臻。作溱。註曰。溱與臻同。云心ハ上ノ如ナレバ。其化四海ノ外ニ溢レ流レ横ニ無窮ハテノ處迄ニ蒙リ。遠キ夷狄貢シ獻ツル萬ツノ吉祥必ス現レ至ルト也。

是以聖王不徧窺望。而視已明。不殫傾耳。而聽已聰。

漢書作聖王。翰曰言賢臣為君耳目。故君不徧盡視聽。已聰矣。殫盡也。是ヲ以テ聖主ハ遍ク盡クニ大小事ヲ伺ヒ見盡クニ耳ヲ傾ケ聞カレ共賢臣君ノ耳目トシテ方事ヲ埒明置故ニ君ノ視ル事ハ已ニ明カニ聽事、已ニ聰ト也

恩從祥風。勳德與和氣游。太平之責塞。優游之望得。

善曰為君之道莫太平而優游。今已太平是責塞也。今已優游是望得也。史記泄公曰。今王已出吾責塞。尚書大傳曰。周公作樂。優游二年。呂向曰。天子恩德與祥風和氣。勳游於四方。則太平之理求克於天下。人人乃得優游之望也。責求也。塞克也。サイハヒノ風ヤワラゲル氣ハ皆太平瑞相ノ物也。君ノ恩祥風ニ從テ現レ飄リ德和氣ト共ニ浮ニ游フ。太平ノ求メ克優游安樂ノ望得ルト也。責ヲ克ルヲ塞ト云。優游喜雨亭記ノ解ニアリ

遵遊自然之勢。恬淡無為之場。

銑曰遵法場境也。言法自然之道。致心恬淡之義。游於無為之境。以治其身。而天下正也。善曰莊子曰。夫恬淡寂寞。虛無無為。此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至。恬淡恬安也。靜也。莊子以「一」養智。淡說文。薄味也。遵游自然。ハ天然自ラ具ハル理勢ニ遵フテ行フ之云。恬淡ハ心安靜ニシテ無欲ナルヲ恬淡ト云。心ヲ不著。手ヲ不動シテ自然ニ治マルヲ無為之道ト云。無為ノ境界ニ安ニシ樂シムト也。是皆老莊ノ道也。老子經曰。功成名遂。百姓皆曰。我自然。又曰。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又曰。為無為。則無不治。又曰。道常無為。而無不為。又曰。上德無為。而無以為。又曰。為無為。事無事。

休徵自至。壽考無疆。雍容垂拱。永永萬年。

濟曰。雍容閑和貌。言天子靜思。乃閑和。垂衣拱手。天下自治。祿福万年也。永長也。善曰。尚書武成曰。

垂拱而天下治。休徵句解曰。洪範所謂休徵之類。自至而六氣百物皆順。尚書洪範曰。休徵曰肅時雨若。曰乂時暘若。曰哲時燠若。曰謀時寒若。曰聖時風若。註。休美也。徵驗也。メテタキレル也。壽考無疆。詩國風七月篇。稱彼兕觥。萬壽無疆。小雅天保篇。君曰卜尔。萬壽無疆。南山有臺篇。樂只君子。方壽無疆。楚茨篇。報以介福。萬壽無疆。垂拱衣裳ヲ垂手ヲ拱ク也。拱。又手也。垂衣裳而天下治。公黃帝ノ事也。垂拱而天下治。公武王乱ヲ撥ルヨリ後ノ事也。無爲而治。公舜ノ事也。萬年國風鳴鳩篇。止是四國。胡不万年。言心公天下恩德ニ感化シ自然無爲ニシテ瑞相至リ現ハレ天子ノ壽考限リナク其貌閑ニ和ラキ垂拱ニシテ永ク世ヲ傳ル事万年也。

何必偃仰屈信若彭祖。噉噓呼吸如喬松。眇然絕俗

離世哉。何必羨彭祖七古之壽喬松千生之仙言不足尚也。

仰漢書作印屈漢書及六臣註文選作詘師古曰。信讀曰伸。噉噓音吁虛。師古曰。皆開口出氣也。喬漢書作喬善曰。莊子曰。吹噓呼吸吐故納新。能經鳥伸爲壽而已矣。彭祖壽考者之所好也。漢書註如淳曰。五帝紀。彭祖堯舜時人。列仙傳。彭祖殷大夫也。歷夏至商。末年七百。又曰。王子喬好吹笙。道人浮丘公接以上喬山。赤松子者神農時雨師也。至崑崙山常止。西王母石室中。眇然師古曰。高遠之意也。偃伏也。ノエフス。ソツクニ臥也。仰アフク。アフク也。屈手足ヲカハムル也。信手足ヲノブル也。皆養生家ノ引導ノ法也。華佗ガ五禽ノ戲ノ如シ。噉氣ヲ吹テ温ムル也。噓吹也。呼吸息ヲツク也。吸息ヲスフ也。言心公偃仰屈伸スル事如彭祖。噉噓呼吸スル事喬松ガ如クニシテ。仙法ヲ學ビ高ク遠ク世俗ヲ離レ絶ニヤ。何必ゾ必シモ彭祖喬松ガ長命ヲ羨ンヤ。尚ヒ慕フニ不足也。

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詩文王之什云。濟濟威儀之盛貌。多士衆賢也。言濟

濟之賢以佐文王此文王之所以安寧也以上蓋信論臣主之相得如此引接毛詩蓋結尤有斷案乎其以寧也

向曰寧安也言此衆賢文王得之以安今信此言可以安也言心之威儀盛ナル諸ノ賢人文王ヲ佐ク文王是ヲ得テ安寧也以上論此ヨリ上ハ君臣相得テ後ニ大本ヲ成コト如此毛詩ヲ引テ證シ結ト括ル尤モ斷案アリト也斷案ハ公事斷訟ヲ決斷シテ案驗トテ推驗ル也又公事ヲ聽テ其案驗ヲ書付ルヲ公案ト云律ニ出タリ信乎詩ニ所云信ナル哉如此スレハ必ス其安寧也

大唐中興頌 此篇句少意多論盛衰興廢於數言之中每三句一換韻又是一體前三句謂

孽臣次三句逆臣又二句言降賦之臣然後一轉數句論恢復中興之事又三句論兇逆之可羞又三句論功臣之世澤又三句論王家盛德之福然後數句論作頌刊頌之可傳後來詞人留題者各有體獨范石湖謂頌者美盛德之形容元次山以魯史筆法婉辭以含譏後詞人又發明之則是闕乃一罪案耳

唐ノ天寶十四年安祿山亂ヲ起シテ長安ニ入玄宗蒙塵シテ蜀ニ赴ク太子亨兵ヲ起シ位ニ即テ亂ヲ禱肅宗是也唐已ニ覆没スルヲ肅宗中興スルニ因テ元結頌ヲ作テ頌スル也此篇句少シテ意多シ數言ノ内ニ世ノ盛衰興廢ヲ論ス三句毎ニ一各韻ヲ換タリ又是文ノ一體也前ノ三句ハ孽臣ヲ云孽ハハイト讀リ次ノ二句ハ逆臣ヲ云又次ノ三句ハ賊ニ降參スル臣ヲ云其次ニ轉ノ數句ハ肅宗ノ國家ヲ恢ニシ復シテ中興スル事ヲ論ス又其次ノ三句ハ兇徒逆賊ノ可恥事ヲ論ス又其次ノ三句ハ此度唐ノ中興ノ

臣下ノ一ニ心無シテ賊ニ從ハス。唐ノ恩ヲ代々可受事
ヲ論ス。又其次ノ三句公唐室ノ帝王盛徳ノ福ヲ論ス。
其後ノ數句公此頌ヲ作ル者ニ離テ後世ニ可傳事ヲ
論スル也。後來詩人文人此頌ヲ題シテ詞ヲ留ムル
者各其体アリ。然ルニ獨リ宋ノ石湖ノ范至能ガ云
頌ハ本盛徳ノアリサマヲ稱美スル者也。次山カ此頌
ハ春秋魯史ノ筆法ヲ以テ詞ヲ婉曲シテ譏諷ヲ含リ
直ニ不指ニ云シテ辭ヲ曲テ中ニ譏ヲ含フ。婉辭ト云。是
孔子春秋ヲ記シ給フ法也。左氏傳ノ序ニ見ヘタリ。但
レ今所云ハ玄宗蜀ヘ落テ行ト云其未ダ位ヲ肅宗
ニ不讓。然ルニ肅宗自ラ次マニ祿山ガ乱ニ乘シテ靈
武ニシテ即位セラル。然レハ祿山ガ謀反ニ非スニテ肅
宗ノ謀反也ト云心ヲ以テ頌トハ題スレ共底心ハ譏
レリト也。猶後ニ見ヘタリ。其後ノ詩人文此義ヲ發明
ス此碑ハ即チ肅宗ノ罪案也。罪科ヲ書付タル日安ヲ
罪案ト云也。此頌ヲ石ニ雕磨崖ニニ磨崖碑ト云磨
崖ハ浯溪ニテリ。統譜范成大字至能。吳縣人。紹興中
進士。隆興中出使金國。竭節盡忠。累官參知政事。

後制置四川知明州帥金陵。以資政殿大學士奉
祠成大素有文名。尤工於詩。所著有石湖集。覽
錄。驂鸞錄。虞衡志。吳船錄。嘗題中興碑詩。後云頌
者美盛徳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商周
魯之遺篇。可以繫見。今次山乃以魯史筆法。婉辭
含譏。蓋之而章。後來詞人復發明呈露。則磨崖之
碑。乃一罪案。何頌之有。竊以爲未安。題五十六字。
刻之石傍。與來者共商畧之。云二頌遺音和者。希
手容寧。有刺譏辭。絕憐元子。春秋法。卻寓唐宗
廟詩。歌詠當諧。琴搏拊筆書。自管壁瑕疵。紛々健
筆剛題破。從此磨崖不是碑。○歐陽公跋唐中興
頌碑云。右大唐中興頌。元結撰。顏真卿書。六字尤
奇偉。而文辭古雅。世多模以黃絹爲圖障。碑在永
州磨崖石。而効之模打既多。石亦殘闕。今世人所
傳字畫完好者。多是傳模補足。非其真者。此本得
自故西京留臺御史李建中家。蓋十年前崖石真
本也。尤難得。不○方輿勝覽二十五。湖南路九州
之中。永州部浯溪。在初陽縣南五里。流入湘江。水

清石峻唐上元中容管經畧使元結家焉結作大
唐中興頌顏真卿太書刻于此崖結又為晤臺唐
亭石室諸銘○万里曰此序二段自首至京師第
一段自於戲至末第二段

元次山

唐書列傳六十八元結後魏常山王遵十五代孫
字次山武昌人曾山令德秀族弟安祿山反結曾
祖仁基召結戒曰而曹逢世多故不得自安山林
勉樹名節無近羞辱云結少不羈十七乃折節向
學事德秀天寶十一載舉進士禮部侍郎陽浚見
其文曰一第恩子耳有司得子是賴果擢上第復
舉制科會天下亂沈浮人間國子司業蘇源明見
肅宗問天下士薦結可用時史思明攻河陽帝將
幸河東召結謂京師問所欲言結自以始見軒階
拘忌諱恐言不悉情乃上時議三篇擢右金吾兵
曹參軍攝監察御史為山東西道節度參謀募義
士於唐鄧汝蔡降劇賊五千瘞戰死露骨於泌南

史思明亂帝將親征結建言賊銳不可與爭宜折
以謀帝善之因命發宛葉挫賊南鋒結屯泌陽守
險全十五城以討賊功遷監察御史裏行會代宗
立固辭丐侍親飯樊上投著作郎益著書作自叙
曰河南元氏望也結元子名也次山結字也世業
載國史世系在家譜少居商餘山著元子十篇故
以元子為稱天下兵興逃亂人猗玗洞始稱猗玗
子後家滾濱乃自稱浪士及有官人以為浪者亦
漫為官乎漫郎既客樊上漫遂頭樊左右皆漁者
少長相戲更曰棼叟彼謂以棼者為其不相從聽
不相鈎加帶笠箸而盡船獨棼斲而揮車久之拜
道州刺史結為民營舍給田免徭役流亡敗者萬
餘進授客館經畧使自謙蠻豪綏定八州會母喪
人皆詣節度府節度府請留加左金吾衛將軍樂
其敬至立石頌德罷還京
師卒年五十贈禮部侍郎

天寶十四年

玄宗年號

安祿山陷洛陽

唐書玄宗本紀曰天寶十四歲十一月安祿山反
 陷河北諸郡十二月祿山陷靈昌陷陳留陷滎陽
 丙申封常清及安祿山戰于鬲子谷敗績丁酉陷
 東京云云天寶。玄宗年號也陷。公攻取義也洛
 陽即于東京也。此下ニアル長安。西京也。西都ト云
 毛京師ト云毛。皆長安ノ事也。東京西京ヲ兩京ト云
 也。安祿山唐書列傳百五十二云營州柳城胡也。本
 姓康。母阿史德為魏居突厥中。禱于於軋犖山虜
 所謂鬪戰神者。既而妊。及生有光照。穹廬野獸盡
 鳴。望氣者言其祥。范陽節度使張仁愿遣搜廬帳
 欲盡殺之。匿而免。母以神所命。遂字軋犖山。少孤
 隨母嫁盧將安延偃。乃冒姓安。更名祿山。及長。忤
 忍多智善。億測人情。天寶元年以平盧為節度。祿
 山為之使。兼柳城太守。押兩蕃渤海黑水四府。經
 畧使明年入朝。奏對稱旨。進驃騎大將軍。又明年
 代裴冕為范陽節度。河北採訪使仍領平盧軍。十
 四載帝賜書曰為卿別治一湯可會。十月朕待卿
 華清宮。使至祿山踞牀曰天子安穩否。乃送使者

別館使還言曰臣幾死。冬十一月反范陽詭言奉
 密詔誅楊國忠。騰榜郡縣兵凡十五方。號二十方。
 云凡七日反書聞。帝方在華清宮。中外失色。車駕
 還京師云云。

明年陷長安。天子幸蜀。唐明 太子即位於靈武。靈武

州肅宗不受命於父。
 而自立。與篡位同。

玄宗本紀天寶十五載六月祿山陷潼關甲午詔
 親征京兆尹崔光遠為西京留守招討處置使丙
 申行在望賢宮丁酉次馬嵬左龍武大將軍陳玄
 禮殺楊國忠賜貴妃楊氏死己亥祿山陷京師七
 月次普安郡丁卯皇太子為天下兵馬元帥都統
 朔方河東河北平盧節度使庚午次巴西郡庚辰
 次蜀郡通鑑曰上將發馬嵬父老皆遮道請留上
 為之按轡久之乃命太子於後宣慰父老父老因
 曰至尊既不敢留某等願帥子弟從殿下東破賊
 取長安須臾聚至數千人太子涕泣跋馬欲西建

寧王倓與李輔國執韋諷曰逆胡犯關四海分崩
不因人情何以興復今殿下從至尊入蜀若賊兵
燒絕棧道則中原之地拱手授賊矣不如收西北
守邊之兵名郭李河北與之并力東克復二京削
平四海以逆至尊豈非存之大者乎父老其擁太
子馬不得行上總轡待太子久不至使人偵之還
白狀上曰天也乃命分後軍二千人及飛龍厩馬
從太子且諭將士曰太子仁孝可奉宗廟汝曹善
輔佐之云云太子至靈武裴冕杜鴻漸等上太子
牋請尊馬嵬之命即皇帝位太子不許牋五上太
子乃許之八月癸巳太子即皇帝位于靈武群臣
舞蹈流涕歡欣赦天下改元至德祿山攻入テ
洛陽ヲ取入長安ヲ取玄宗俄ニ蜀ヘ落給テ逃テ出
ラルハ此ニ幸ス一云事ハ次山其世ノ臣ナレバ出奔ト
不云レテ蜀ヘ行幸ナルト也三明皇ト有ハ即チ玄
宗也太子ハ肅宗也玄宗蜀ノ路次ヨリ肅宗ヲ返レ
テ兵ヲ集テ討ト云リ未タ位ヲハ不讓而ルニ肅宗自
ラ即位ス靈武ハ靈州也肅宗父ヨリ不受位シテ自

ラ帝ト成レハ位ヲ奪ヘルト異ナラスト也通鑑綱目太
子即位尊帝爲上皇天帝華陽范氏曰肅宗以太
子討賊遂自称帝此則太子叛父何以討祿山也
致堂胡氏曰玄宗既有傳位命太子非真叛也其
失在玄宗命不亟行而裴冕諸人急於榮貴是以
致此咎也

明年皇帝移軍鳳翔天子立則其年復兩京上皇還

京師天子退位
則稱上皇

天寶十五年ハ即チ肅宗ノ至德元年也此ニ明年ト
云ハ至德二年也此ニ皇帝ト云ハ肅宗也綱目至德
二年至鳳翔旬日隴右河西安西西域之兵皆會
江淮庸調亦至長安人聞車駕至從賊中自叛而
來者日夜不絕云云去年扶風ヲ改テ鳳翔トス祿
山ガ子安慶緒父ヲ弑シテ自立ス肅宗鳳翔ニ至シカ
バ諸方ノ兵其多集レリ又郭子儀李光弼等謀ヲ廻
ラシ攻戰ヲ慶緒モ亦遂ニ亡ビヌ又今年兩京ヲ復ス

復公取返ス義也。上皇蜀ヨリ京師ニ還ル。綱目。至上德二年十一月。上皇還西京。上皇公玄宗也。天子ノ位ヲスベリテ院ト成給フヲ。上皇ト申也。蜀ヨリ皈テ後典慶宮ニ居給フ。後西内ノ甘露殿ニ移ル。年七十八。三ノ神龍殿ニテ崩御ニ給フ。

於戲前代帝王有盛德大業者必見於歌頌前代帝王有德有功者見於歌頌

於戲公嘆スル辭也。詳ニ韻會ニ見ヘタリ。帝王ノ盛ナル德アリ。大ナル功業アル者公必ス歌頌ニ現レテ名譽ヲ未代ニ殘ス也。商頌ニ湯王ノ德ヲ著シ。周頌ニ文王武王ノ德ヲ著ス類也。

若今歌頌大業刻之金石今日無盛德有大業而見於歌頌非老於文學其誰宜爲頌曰

全公肅宗ノ時ヲ云也。祿山ガ亂ヲ平ゲテ。唐ノ世ヲ中興スル公大ナル功業也。是ヲ金石ニ刻テ。後代ニ傳ヘシ公文學ニ老タル者ニ非ンバ誰カスベキヤト。次山自ラ我ニテ無ハト云也。無德レテ有業ト公玄宗ヨリノ讓ヲ受ガレ前ニ肅宗自ラ即位スル公無盛德也。サン其亂ヲ平ケテ中興スル公大業也。此大業ヲ歌頌スルト也。○梅花無盡藏曰。此篇九段。自首至爲妖第一。段。自邊將至失寧第二。段。自大駕至稱臣第三。段。自天將至堪羞第四。段。自功勞至子孫第五。段。自盛德至是膺第六。段。自能令至斯文第七。段。自湘江至天齊第八。段。自可磨至末第九。段。

噫嘻前朝孽臣茲驕爲昏爲妖此謂孽臣

噫嘻公嘆息ノ辭也。前朝公玄宗ノ天寶年中フ指前ノ朝廷也。孽臣公李林甫ヲ云。林甫宰相ト成テ君ヲ欺キ。民ヲ苦ム。機嫌ヨク笑顔アルカト思ヘ。人ヲ讒殺ス。故ニ口ニ蜜アリ。腹ニ有劔ト云也。賢ヲ妬ミ。能ヲ嫉

三諫言ノ路ヲ絶テ君ノ聰明ヲ蔽ヒ祿山ヲ勸メ玄宗ノ二子ヲ殺シメ貴臣ヲ逐テ天下ノ亂ヲ養フ如此茲シク驕テ世ヲ昏トシ人ヲ害フ是ヲ爲昏爲妖ト云妖ハ怪キ妖物也又楊國忠相ト成テ威ヲ張トシ國公卿ヲバ顧ニテ指氣ニテ使フ鮮于仲通ヲ進メテ劔南ノ師ヲ喪フ事二十万人大ニ邊患ヲ開キ屢祿山ヲ激シテ叛セシメ天下ノ亂ヲ從涌フル類也

邊將騁兵毒亂國經羣生失寧 此謂逆臣

邊將ハ邊塞ノ大將也祿山媚諛フテ玄宗ノ寵愛ヲ受范陽ノ節度使ト成范陽ハ北方ノ所ノ名也北國道ノ大將ト成テ一方ノ固メト成故ニ邊將ト云祿山十年許リ謀叛ノ企有ケルガ玄宗ノ重恩ヲ蒙ル故ニ前御ノ後謀反セント思フ處ニ楊國忠其外人人頗リニ祿山ガ事ヲ申ニ依テ天寶十四年十五方ノ兵ヲ起シテ都ヘ攻メ國家ノ法ヲ破リ亂テ天下ノ羣生安キ事ナレ國經ハ國法也羣生ハ一切ノ人ヲ云万里曰詩

其毒以紊亂君臣之大經自祿山反蹂踐河北二十四郡以至陷兩京民生不寧 逆臣ハ安祿山ヲ云叛逆ノ臣也唐書逆臣傳ニ祿山ヲ載スリ

大駕南巡百僚窺身奉賊稱臣 此謂從叛之臣

大駕ハ天子ノ車駕也南巡ハ玄宗蜀ヘ没落セルヲ云蜀ハ長安ヨリ西南ニ當レリ國巡リスト云様ニ南巡ト書リ次山其時ノ人ナレハ出奔ト不云ニテ南巡ト云上ニ幸蜀ト云カ如シ百僚ハ百官也玄宗ノ群臣亂ニ逢テ身ヲ隱シ或ハ賊ニ降參シテ臣ト成賊ハ祿山ヲ云也唐書玄宗紀曰河南尹達奚珣叛降祿山又蕃將火拔賊仁執哥舒翰叛降祿山又閑廐使任沙門叛降祿山此外范陽ノ將何千年等亂ヲ起シテ祿山ニ從ス又陳希烈張均張垣令狐潮等皆祿山ニ降ル是皆奉賊ノ臣也窺隱ト伏スル也奉尊奉也

天寶十四年十一月

天將昌唐察朕我皇匹馬北方

青松曰。天未絕唐之祚。乃欲昌我唐室。矚斜視也。天眷顧我。肅宗玄宗幸蜀。肅宗獨留討賊。匹馬自北方而還。祿山都ヲ攻破リ。自ラ大燕皇帝ト稱シ。史思明ヲ大將トシテ。諸方ヲ打取。然ルニ天將ニ唐ヲ盛ニセントスル故ニ。天道ヨリ我皇ヲ眷ミ愛シ。官兵ヲ催シテ。北方ヨリ出來ル我皇ハ肅宗也。北方ハ靈武鳳翔ナドヲ指ナルヘシ。

獨立一呼千麾萬旗我卒前驅

肅宗獨リ靈武ニ立隴西ノ節度副使李嗣業ニ命ジテ。兵五千ニ將トシテ。行在ニ赴シム。嗣業綏德府ノ折衝段秀實ト共ニ行在ニ詣ル。肅宗又安西ノ行軍司馬李栖筠ニ命シテ。兵ヲ召。栖筠兵七千ヲ發シテ遣ハス。平原ノ太守河北ノ採訪使顏真卿表ヲ靈武ニ達ス。肅宗真卿ヲ以テ。工部尚書御史大夫トシ。并ニ赦

書ヲ致シテ報之。真卿是ヲ諸郡ニ頒テ。又河南江淮惟三頒ツ。是ニ因テ諸道始テ肅宗ノ靈武ニ在テ即位シ給フ事ヲ知。國ニ徇フク心彌々堅シ。又郭子儀ヲ以テ靈武ノ長史トシ。李光弼ヲ北郡ノ留守トシ。並ニ同平章事トス。子儀等兵六五方ニ將トシテ。河北ヨリ靈武ニ至ル。靈武ノ軍威始テ盛也。人皆天下ヲ興復スルノ望アリ。又回紇吐蕃使ヲ遣シテ助ケテ賊ヲ討シ。事ヲ請。肅宗一たび呼ハリ給ヘバ。千麾萬旗悉クニ集リ。兵卒前驅スルト也。麾モ。旌旗也。戎卒ハ。軍兵也。前驅ハ。先手也。サキバケト讀リ。

我師其東儲皇撫戎蕩穢羣兇

我師ハ唐ノ官軍也。其東ハ東ニ向テ賊ヲ討也。儲皇ハ。ウケノキニト讀リ。太子ヲ云。今ハ肅宗ノ太子廣平郡王也。名ハ俶。後ニ世ヲ繼テ代宗ト申ス。唐書肅宗紀。曰。至德元載九月。以廣平王俶爲天下兵馬元帥。李泌爲侍謀軍國元帥。長史ニ載九月。以俶爲元帥。郭子儀副之。以朔方安西回紇南蠻大食兵。

討安慶緒戰于澧水自午至酉斬首六万級賊遂
大潰癸卯復京師慶緒奔于陝郡十月廣平王俶
郭子儀等及慶緒戰于新店敗之克陝郡于子復
東京至德二年正月安慶緒其父祿山ヲ殺シテ代
ル又自ヲ大燕皇帝ト號ス九月儲王俶及ビ郭子
儀諸國ノ軍勢ヲ引具シテ安慶緒ヲ討大ニ勝テ長
安ヲ取返ス十月又戰テ慶緒ヲ敗リ洛陽ヲ復ス慶
緒逃テ河上ニ奔ル此ニ撫戎ト云ハ是也撫字彙持
也循也慰勉也今ハ人衆ヲ總テナテ安ニシテ義戰
ヲツトメシムル心也蕩穢ハハラヒリゾクル也群兇ム
ラガレル兇徒也祿山慶緒史思明ガ類也其後乾元
二年二月慶緒思明ガ爲ニ殺サル思明亦自ラ大燕
皇帝ト称ス上元二年二月史朝義其父思明ヲ弑
ス廣徳元年春朝義李懷仙ガ爲ニ被追テ自ラ縊
テ歿ス然レハ祿山思明父子皆無程上レヒヌ老杜詩
云胡虜潛京縣官軍擁賊壕魚猶假息穴蟻欲
何逃又云元帥版龍種司空握豹韜又云兵氣回
飛鳥威聲没巨鼉又云天步艱方盡時和運更遭

誰云遺毒螫
已足沃腥臊

復復指期曾不踰時有國無之

事文類聚別集十八中興頌跋曰復復指期或曰
以復西京故曰復復非也此兩字出漢書按匡衡
傳云上扶又切下扶目切復復指期又復經營恢
復指定其時復上富又切下音伏曾不踰時句解
曰曾不踰越所期之時有國上蓋自古有國之君
無如此成功之捷者是ハ東京ヲ復シ西京ヲ復スル
ヲ以テ復復ト云ニハ非ス又復スルト云義也時刻ヲ
指タル如クニ兩京ヲ取返スヲ云昔ヨリ國ヲ有チテ
如此早ク功ヲ成
事ハ無之ト也

事有至難宗廟再安一聖重歡

句解曰天下有至難之事於此可見万里曰至難
斥言下面宗廟一聖一句也羅山曰祿山ガ亂ヲ

平クルハ至下ノ至難也。唐ノ宗廟已ニ破レテ再ニ安ク。玄宗肅宗已ニ遠ク相別レ今又蜀ヨリ回リ靈武ヨリ入テ父子相逢ハ重テ歡喜スル也。

地闢天開 蠲除妖災 瑞慶大來

句解曰。當其叛亂天地閉矣。今天地重爲之開闢。羅山曰。亂ノ時ニハ天地塞ル様也。亂平ニテ後ハ天地モ開闢スル様也。白樂天カ長恨歌ニ天旋地轉回龍馭ト作ルモ此義也。妖災ハ妖孽禍災皆ワサハ也。瑞慶ハ祥瑞嘉慶皆ヌテタキイハヒ也。言心ハ天下ノ禍ヲ蠲キ除フテ自出度事到來スル也。老杜洗兵馬行云。成王功大心轉小。郭相謀深古來少。司徒清鑒懸明鏡。尚書氣爽秋天杳。一二豪俊爲時出。整頓乾坤濟時了。又曰。寸地尺天皆入頁。奇祥異瑞爭來送。

兇徒逆儔 涵濡大休 死生堪羞

歷叙中興恢復之後。兇逆可羞。

兇徒逆儔ハ祿山思明カ類ヲ云徒モ儔モ皆トモカライ。讀リ涵濡ヒタシウルホフ天休天ノヨキ道也。案スルニ尚書湯誥曰。各守爾典以承天休。蔡註承天之休命也。又左傳宣公二年。用能協于上下以承天休。杜預註上下和而受天祐。句解曰。涵育濡沐唐天子之休德。天ノサイハヒヲ以テ肅宗ノ恩沢ニ比スル也。逆賊ノ與黨皆唐ノ天子ノ恩沢ニ涵シ濡サレ張本人許リ被誅。其劫カサレテ從ヒ或ハ心ナラスシテ賊ニ降參スル者ハ被赦。天休ニ涵濡サルノ義也。賊徒ニ隨フテ戰ヒ死スル者モ或ハ生殘ル者モ皆羞ルニ堪タリ。骸ノ上ニモ耻ヲ被リ生テ無面目也。歷ク肅宗中興シテ天下ヲ恢ニシ復スルノ後。逆徒自ラ可耻事ヲ叙ル也。

功勞位尊 忠烈名存 澤流子孫 之可哀

勲功苦勞アル者ハ官位ヲ進ラレテ尊ク成忠烈アル者ハ死後ニ贈封贈官セラル。名傳リ子孫恩ヲ蒙ル也。

字彙功之光且盛者曰一功勞。郭子儀李光弼顏真卿が類。今度ノ亂ヲ治メタル輩也。忠烈ハ顏杲卿許遠張巡が類。賊ト戦ビ擒レテ降セズ。節義ヲ守テ死シテ名ヲ殘セル輩也。青松曰忠而烈者其名

萬古
常存
盛德之興山高日昇萬福是膺論唐盛德之福

詩天保篇曰如月之恒如日之升如南山之壽青松曰唐有盛德復爾中興如山之高而不可及如日之升而不可躋萬有之福由是膺受羅山曰中興盛德起ル事山ノ高キカ如ク日ノ初テ升ルカ如ク爾ハ進ニテ方福來リ當ル也。唐ノ盛德アル故ニ方福ヲ受ル事ヲ論スト也。

能令大君聲容沄沄不在斯文論作頌之文

易師卦大君有命大君万里曰謂天子青松曰謂肅宗使是君聲名容象如水沄沄流轉而無涯發與數暢獨不在斯頌之文乎沄沄水轉流貌張平子賦水一涌濤羅山曰水流レテ不止貌肅宗ノ功名ヲ沄沄ト永ク傳ニ事ハ此頌ニ不在ヤト云リ聲容ハ芳聲ノ形容也頌ハ盛德ノ形容ヲ譽レバ此ニ容字ヲ用ヒタリ愚按スルニ禮記祭義篇曰肅然必有聞乎其容聲陳皓註容聲舉動容止之聲也聞トアレバ聲字ヲ重ク見ルベシ此頌ノ聲容モ名聲ノ義ナレバ亦聲字ヲ重シ其名聲ヲ聞バ其儀容ヲ想像ル者ナレバ名聲ヲ云ントテ容ナラ付タル歟前一說細味則大不佳

湘江東西中直浯溪石崖天齊論浯溪之石

湘江用屈原賦ノ註ニアリ浯溪在永州初陽縣南五里流入湘江水清石峻唐上元中容管經畧使元結家焉陳衍題浯溪圖云元氏始命之意因水以爲浯溪因山以爲浯山作屋以爲唐亭二吾之稱我所自也制字從水與山亡我所命也二者之目皆自吾焉我所擅而有也句解曰其中直有浯

溪焉。万里曰。史記直。禱。至子墓之直也。羅山曰。涪
溪。湘江ノ東西ノ中ニテリ。涪溪ノ石壁高フニテ。太
齊。此石ニ此頌
フ刻ニ付ル也。

可磨可鐫刊此頌焉何千萬年

論刊頌之可
永傳於後世

此石磨クベク彫ベシ。今此頌ヲ刻メリ。後世ニ傳ラシ事。
何ノ口只幾千方羊ノミナラシマ。中典ノ功業ノ久ク朽
ニシキ事ヲ云也。張文潛磨崖碑後詩。水部留中星斗
文。太師筆下龍蛇字。水部ハ次山カ官也。太師ハ顏
真卿ヲ云也。又黃山谷詩云。春風吹船著。涪溪扶藜
上讀中典碑。平生半世看墨本。摩挲石刻鬢如絲。

酒德頌

劉伶字伯倫。沛國人。貌甚醜悴。而志氣放曠。
以宇宙爲狹。性好酒。常携酒自隨。使人荷鋤
從之。云。死便埋我。故著
此頌。頌酒德之美也。

晋ノ劉伶酒ヲ好テ。酒ノ德ヲ譽テ。此頌ヲ著ハス。涪沛
國綱鑑註。今徐州沛縣。劉伯倫形甚々醜。瘦テ其
志氣ハ於曠ト大キニ廣ク。天地ノ間ヲ以テ彼シトス。天
性酒ヲ嗜ム。常ニ酒ヲ携ヘテ。自ラ身ニ從ヘ。一人ニ鋤ヲ
荷ハセテ後ニ隨フ。云。我死セバ。即チ其所ニ埋メト。是程
ノ好物ナル故ニ。此頌ヲ著ス。○万里曰。此篇四段。自篇
首至其餘第一段。自有貴云。鋒起第二段。自先生
至陶陶第三段。自兀然至末第四段。○方秋崖曰。
前輩以文名。政不在多。伯倫只酒德一頌。無他文。
孤山處士所以傳後世。備月香水影兩句耳。

劉伯倫

晋書列傳十九。劉伶字伯倫。沛國人也。身長六尺。
容貌甚陋。放情肆志。常以細宇宙。齊万物爲心。澹

默少言。不妄交游。與阮籍嵇康相遇。欣然神解。携手入林。初不以家產有無介意。常乘鹿車。携一壺酒。使人荷鋤而隨之。謂曰。使埋我。其遺形骸如此。嘗渴甚。求酒於其妻。妻捐酒毀器。涕泣諫曰。君酒太過。非攝生之道。必宜斷之。伶曰。善。我不能自禁。惟當祝鬼神自誓耳。便可具酒肉。妻從之。伶跪祝曰。天生劉伶。以酒為名。一飲一斛。五斗解醒。婦兒之言。慎不可聽。仍引酒御肉。隗然復醉。嘗醉與俗人相忤。其人攘袂奮拳而往。伶徐曰。雞肋不足貴。以安尊拳。其人笑而止。伶雖陶亢昏放。而機應不差。未嘗厝意文翰。惟著酒德頌一篇。嘗為建威參軍。泰始初對策。盛言無為之化。時輩皆以高第得調。伶獨以無用罷。竟以壽終。○同卷嵇康傳曰。阮籍山濤向秀劉伶籍兄子咸王戎嵇康為竹林之游。世所謂竹林七賢也。

有大人先生 假託此辭

伯倫自ラ我身ヲ称スル也。大人モ先生モ皆尊ヒ称スルノ辭。因假ニ此辭ヲ設テ。カコツケテ云也。

以天地為一朝。萬期為須臾。日月為局牖。八荒為庭衢。

以天地開闢已來為一日。萬歲為一時。言其志廣大也。因以天地開闢已來為一日。文選張銑註也。下同。天地初ニ開シヨリ以來。幾億方年ノ間ヲ一日トスル也。萬歲之期為小時。方々年ノ期限ヲ暫時トスル也。中庸曰。不可須臾離也。局牖銑曰。門也。外閉之關曰局。在墻之窓曰牖。日月為局牖。ト云。家ニ窓ヨリ明リヲ取レバ。日月ヲ窓トス。ト云。八荒。八方ノ遙カニ遠キ所ヲ云。庭。家ノ内ニマリ。又屋外ノ地前。裁ヲモ云。衢。四辻ヲ云。タ也。八荒ヲ以テ我庭トシ。衢トスル也。伯倫志廣大ニシテ。氣槩恣ニ。宇宙ヲ狹トシ。万物ヲ齊一ニスル心アリ。バ如此云也。已ニ太ハト云ヲ以テ。其心ヲ可知。

行無轍跡居無室廬幕天席地縱意所知

善曰老子曰善行無轍迹論曰潛隱守愚時人不見其行迹人不知所居室故云無也專於飲酒不知其餘事也青松曰無轍迹則無徒可知無室廬則不為身計又可知天在上視之為帷幕地在下藉之為薦席人ノ行クニハ車馬ヲ用フ伯倫ハ足ニ任スル程ニ無轍迹也人ノ居ルニハ室廬アリ劉伶ハ家業ノ有無ヲ心ニ不係我氣ニ合ハ竹林ニ入鹿車ニ乘テ何クニモ居テ遊ズ是ヲ居無室廬ト云也天ヲ幕トシ地ヲ席トシテ心ノ儘ニ酒ヲ飲テ醉也心ノ所往ハ我思フニ也

止則操卮執觚動則挈榼提壺唯酒

是務焉知其餘

卮觚榼壺皆酒器也何レモ皆サカヅキ也内榼ハタル也壺ハツボ也操執ハ並ニトルト讀リ挈ハヒユツラ

ト讀ヒツサグル義此註ノ心ナレバトル也提ハ一携タツサフルト訓ズ止リ居ル時ハ手ニ盃ヲ取動ハタラク時ハ榼壺ヲヒツサグル也行住坐卧ハ酒ヲ飲事ヲ勤テ其餘ノ事ハ不知ト也唯酒論語ノ字也翰曰專於飲酒不知其餘事也

有貴介公子搢紳處士聞吾風聲

議其所以

善曰左氏傳曰伯州犂謂鄭皇頡曰太子為王子圍寡君之貴介弟也司馬相如封禪書曰因雜搢紳先生之略術臣瓚曰縉赤白色紳太帶應劭風俗通曰處士者隱居放言貴介公子在位ハ公卿大夫ヲ指テ云介ハ大也貴介ハ貴ク大ナル輩ヲ云ハ公子ハ公侯ノ子ヲ云春秋及左傳國語戰國策ニ多シ搢紳ニ衣冠裝束シテ大ナル帶ヲシテ笏ヲサシハサム是ニ衣服ノ飾也處士家ニ居テ有道德者ヲ云也下說云

官人儒者ヲ指テ措紳處士ト云也。注呂向ガ註也。聞吾一銑曰。吾則先生自稱也。言八公子處士風聞我好酒之聲議論。我所以得失也。羅山曰。劉伶ガ風ト名トヲ聞テ。劉伶ガ所以ヲ評議スル也。愚謂ク風聲ハ猶風儀ト云ニガ如シ。ロハ風一字ノ心也。

乃奮袂攘衿怒目切齒。此八公子處士。陳說禮法是非。

鋒起。說禮經法制。以示先生言其是非。非如劍戟之鋒刃相競逐而起。

奮袂。善曰。北征賦曰。遂奮袂而北征。戰國策張儀說魏王曰。天下遊士莫不瞋目切齒。注也。伯倫ガ風ヲ聞者。袂ヲ振襟ヲ攘ケ目ヲ怒齒ギシミラシテ其酒ヲ飲バカリニテ無正体ト怒ルト也。陳說一注。呂延濟ガ註也。禮經禮儀常經也。禮法ノ常ニ定ル理ヲ云云。法制。法式制度也。其作法ノ限制アルヲ云。諸人禮法ヲ陳說テ。伯倫ニ示ス也。是ハ諫ル方也。其是非或ハ放禮ニシテ心ヲ酒ニ寓スルモ是也ト云。或ハ

醉狂無正体ト非ル也。是ハ毀ル方也。劍戟ノ鋒ノ尾花ノ簇ル如クニ競ヒ起ルヲ。鋒起ト云。其如クニ是非競逐ト云也。善曰。春秋感精符曰。禍亂鋒起。又前漢高祖紀。盜賊一注。或作蜂起。

先生於是方捧嬰承槽銜盃漱醪。先生不聽一人之

濁奮髯踣踞枕麴籍糟。奮動髯鬚也。踣踞展足倚據。而坐也。籍鋪也。言動髯展足倚據而坐。旋復枕麴鋪糟而卧。無思無慮其樂陶陶。

鬯酒器也。モタイト訓ス。糟五臣註。從米六臣註。從禾善曰。劉勰孟子註曰。糟者齊俗名。之如酒糟也。韻會豪韻。糟字註。說文。畜獸之食器。又李賀詩。小槽酒滴真珠紅。一元湖月羅山。皆酒船ト見ル。万里曰。下有藉糟語。則作糟可也。諸說ニ優リテ是也。漱口ラスノグ也。今ハ含ニ飲コトヲ云。醪濁酒ニヨリサケ先生不聽。李周翰也。自若本ノ如ク改メヌヲ云。奮動髯鬚也。羅山曰。濁酒ノ付タル髯ヲ

ソラス也。湖月口。髯ヲクヒソラス也。愚謂ク手ヲ以テ無
流ス意歟。善曰漢書曰朱博遷琅邪。齊部舒緩博奮
髯抵几。曰觀齊貌欲以此爲俗。耶。興。展足倚
據而坐也。漢書曰尉佗難結箕踞。又郭解傳作箕
踞。晉史本傳作箕踞。リウタゲスト讀リ。又ウスイ其
讀リ。兩ノ足ヲ伸テ坐ニ手ヲ以テ兩ノ膝ヲ按テ居ル
也。其形箕ニ似タル故ニ箕踞ト云。藉鋪也。言動髯
此ノ註ハ張銑也。各如此。諫メツ叱ツス。其伯倫其異
見ヲ不聽。爾ハ酒壺ヲ捧ケ。酒船ニ承。益ヲ含。三濁膠
ヲ啜リ。飲コト自若タリ。髯ヲ動ニ後ニ倚。兩足ヲ伸ハ
タケテ坐ニ。麴ヲ枕ト。糟ヲ布テ。醉テ臥也。無思。莊
子黃帝無思無慮。始知道。陶陶毛詩君子。向日和樂貌。何ヲ思フ事モナク。何ヲ慮ル事モナク。其樂
陶陶タリト也。

兀然而醉恍爾而醒靜聽不聞雷霆之聲孰視不見
泰山之形不覺寒暑之切肌膚嗜慾之感

兀兀韻會不動貌。白樂天詩所以劉阮輩終朝醉
兀兀是ハユルガヌ義也。又東坡詩云醉兀兀十里溪。是
ハ酒ニ醉テララクトスルヲ云。動ク概ノ如トル義也。兀
ト概ト通スト云リ。然レバ兀ハユルグトユルガスト兩義
也。恍爾韻會恍字註恍惚不分明也。又作恍。又作
恍。ホノカナル義。六臣註文選ニハ作豁爾。ホガラカナル貌。
晉書本傳ニハ作恍爾。無正体醉テ兀々タリ。又恍爾
ト醒テウツカリトスル也。思フ事モナク。慮ル事モナク。醉
テハ醒醒テハ又醉。靜ニシテ聽トモ耳雷霆ヲモ不聞。熟
視レ其目泰山ヲモ不見。六臣註ニハ見字作觀嗜字
作利。本傳亦同。寒熱ノ肌ニキヒシク當ル事ヲモ覺ヘス
嗜慾ハ心ニ感ズル事ヲモ不知。只醉テ萬事ヲ忘却
スル迄也。

俯觀萬物擾擾焉如江漢之浮萍
一豪侍側焉如蜾蠃之與螟蛉
言見萬物如水中
萍隨其風波
一豪諸公子處士也
蜾蠃螟蛉彼小虫也

言此二人待我之側有如此虫
言見之微小也。螺音果。贏音禿。

善曰廣雅擾擾亂也。江漢二水ノ名。晉書ニハ作江
海。文選ニハ之浮ノ之字作載。五臣註ニハ無浮字。
言見万物ノ呂向ガ註也。伯倫天地ノ間万物ノ亂
レニ有ッ見ルニ大水ノ中ノ浮州。風波ニ隨テ彼方此
方ヘユニメキ寄カ如シ。何ゾ我眼ニ懸ラニヤ。前ノ以天
地爲一朝ト云一段ニ相應ス。豪公。諸公于處
士也。向註也。螺贏螺音果。贏音禿。善曰隨巴而化
類螺贏之變螟蛉也。法言曰螟蛉之子。螺贏祝曰
類我久則宜之矣。速。二三子之化仲尼。李軌曰螟
蛉桑虫也。螺贏蜂虫。肖類也。蜂虫無子。取桑虫。蔽
而殪之。幽而養之。祝曰類我久則化成蜂虫矣。疾
速哉。二三子受學仲尼之化疾也。螺贏ハ似我蜂
也。螟蛉ハ桑ノ虫也。螺贏ニハ無子。螟蛉ノ子ヲ取テ
養フテ類我類我ト祝シ。シナハバ久シテ能似ル也。
今此ニ所ニ云ノ心公。一虫共ニ小虫也。公于處士ノ
人。伯倫ガ側ニ在ラ此虫ノ如クニ思フ也。伯倫ガ志

大キニ眼高フシテ。一豪ヲ
セダ小キ也ト見ルト也

一行アキ
ツバカ

古文真寶諺解大成卷之十三

古文眞寶諺解大成卷之十四

傳類

韻會傳又在戀切。史氏紀載事迹以傳于世。亦曰傳諸史。列傳是也。古へ二事ヲ記スニハ。年月ヲ編リ。春秋魯史ノ体是ヲ古史ト號ス。前漢ノ司馬遷初メテ史記ヲ作テ。本紀列傳ヲ分タリ。帝王ヲハ本紀トシ。臣下ヲハ列傳トス。是ヲ正史ト云。其後前後漢書三國志晉書南北史唐書以下。皆史記ノ体ヲ學ベリ。是ニ因テ人人ノ事ヲ記スヲ傳ト云也。是又文ノ一ト体ト成レリ。

五柳先生傳

陶淵明門裁五柳因自著五柳先生傳

陶淵明

淵明ガ事ハ上ニ見ヘタリ。淵明ガ門前ニ五柳樹アル故ニ自ラ五柳先生ト號ス。而ノ自ラ其傳ヲ書也。凡ソ傳ヲ書ニハ。他人カラ書事ナルニ。淵明初メテ自ラ書也。是モ司馬遷ガ自叙傳班固カ叙傳ノ例トモ云ヘ

古文眞寶諺解大成卷之十四 五柳先生傳

キニヤ。其後唐ノ白樂天。自ラ醉吟先生ト號シテ自ラ其傳ヲ書リ。是モ五柳先生ガ傳ヲ慕フニ書リト云。唐書樂天ガ傳ニ見ヘタリ。淵明集第五註藝苑雌黃曰。士人言縣令事多用彭澤五株柳。雖曰樂天六帖亦然。以予考之。陶淵明潯陽柴桑人也。宅邊有五柳樹。因號五柳先生。後爲彭沢令。去家百里。則彭沢未嘗有五柳也。予初論此人。或不然其說。比觀南郭新書云。晉書陶淵明本傳云。潛少懷高尚博學。善屬文。嘗作五柳先生傳。以自况。先生不知何許人。不詳其姓字。宅邊有五柳樹。因以爲號焉。卽非彭沢令時所栽人多於縣令。事使五柳誤也。豈所謂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者歟。晉溪漁隱曰。沈彬詩。陶潛彭沢五株柳。潘岳河陽一縣花。菴子由詩。指點縣城如掌。大門前五柳正。括春皆誤用也。○萬里居士曰。此篇二段。自首至去留策一段。自環堵至終策一段。

先生不知何許人亦不詳其姓字宅邊有五柳樹因

以爲號焉

萬里曰。先生洵自云也。淵明公潯陽柴桑里ノ人也。方輿勝覽二十一。江州部柴桑山在德化縣西南九十里。近粟里源。此傳詞ヲ設ケテ云。因テ何レノ所ノ人ナル事ヲ不知ト書也。其姓ハ陶名ハ潛一ツノ名ハ淵明。字ハ元亮。此ニ姓字ヲ詳ニセズト云事モ假設テ云也。後漢書逸民傳ニ野王一老者不知何許人也ト云文法也。其宅邊一柳五本アリ。因テ五柳先生ト名付ク。淵明ガ柴桑ノ宅ニ五柳アリ。彭沢ニ五柳ナシ。淵明彭沢縣ノ令ト成ニ依テ縣令ノ事ニ五柳ヲ用ルハ誤也ト云リ。

閉書少言不慕榮利好讀書不求其解每有意會便欣然忘食

先生人トナリ聞カニシテ言少ナレ世間ノ榮華利ヲ慕ハス常ニ好ニテ書ヲ讀ム共其ムツカニキ處ニ至テ

ハ強クニ深ク解ホドカニ事ニ不求スラクト通り過成
ハ義理ノ心ニ合フ事ニレバ毎々面白ク喜ビテ食サ
フモ忘ル許リ也。圃韻會安也。又安之也。ヤスラカチ
ルラニ云解蟹韻說文判也。廣韻講也。說也。又禮記經
解註解者ハ分析之名。會說
文合也。既說文笑喜也。

性嗜酒家貧不能常得親舊知其如此或置酒而招
之造飲輒盡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同情去

留

先生天性酒ヲ好ム家貧シケレバ常々酒ヲ得ル事能ハ
ズ親戚舊友ハ其事ヲ知テ酒ヲ調テ先生ヲ招キ呼コ
トアリ。先生即チ往テ飲テ必ス醉ヲ以テ期トス既ニ
醉テハ即チ退出ス必スレモ飯ニトス心モナク亦必シ
モ留ラントス心モナシ。只典ニ乘スル迄也。嗜說文嗜
欲喜之也。スキコノム義也。親親族也。舊舊故友。連ヲ

云造詣也其所ニ云ル也。期限也。既醉毛詩大雅既
醉篇云。既醉以酒既飽以德。注與者同。說文各
恨惜也。又恪鄙也。慳也。增韻俗作恪通。作各。論語
出納之吝。註查於出納也。ヤフサカ共ラレム共讀シ
ハクヲレム義。其中ニムサボル意アリ。羅山曰。吝惜セサル
フヤフサカラスト云也。

環堵蕭然不蔽風日短褐穿結簞瓢屨空晏如也

禮記儒行篇曰。儒有一畝之宮環堵之室。疏曰。環
謂周廻也。東西南北唯堵一堵。說文者。垣也。五版爲
一堵。徐曰。一版五尺也。註。一丈爲版。五版爲堵。疏
云。版廣二尺一堵之牆長丈高一丈。後漢樊英傳
列環堵之中。註。面一堵也。羅山曰。環堵。方寸ノ事
也。先生居レル所。環堵ノ中蕭然トサビシクシテ。バラナ
ル家ナレバ。風ヲモ日ヲモ掩ハサル也。史記司馬相如ガ
居徒三四壁立トアル類也。濁韻會。二日粗衣徐曰。粗
猶麤也。鄭康成曰。毛布也。正義曰。今夷狄作褐。爲
織毛爲之賤者所服。左傳余與褐之父睨之。杜註。

褐寒賤之人也。孟子云：衣褐，註以毳織之。若今馬衣。前張良傳：老父衣褐，師古曰：褐，制若裘。今道士之服，羅山曰：先生之著，物短，衣短，事也。或ハ毛ヲ以テ織トモ云リ。穿結ウゲ破レテツヅリ結ベル義也。ツヅレヲ百結衣トモ云リ。董先生百結衣，子夏之懸也。鶉衣ノ類是也。唐書杜甫傳：衣不盡體，常寄食于人。ト云リ。其醉時歌云：杜陵野客，人更嗤，被褐短窄，糝如絲。云云。簞瓢論語，雍也篇，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云云。簞，食物ヲ入ル器。瓢，水ヲ入ル器也。屢空，屢ハ頻數ニキリナル義。サキク貧シク志シフニテ何モ無ラ云。晏如也。白孔六帖云：揚雄家產不遇十金。無儋石之儲，晏如也。羅山曰：晏如ハヤスラカニシテ，何其思ハヌ体也。居所不食如此，貧シケレ共。先生晏如トシテ，樂ミ居ル也。

常著文章自娛，頗示已志。忘懷得失，以此自終。

先生平生文章，章ヲ作テ，自ラ樂テ心ヲ慰ム。今世ニ行ハル、淵明集ト卷アリ，詩モ文モ載タリ。詩作リ，文作テ，其志趣ヲ示シ，人間ノ得失ニ心ヲ不係。頗ル樂ヲ以テ，自ラ其身ヲ終フ。頤韻會差多，曰：頤多，良久，曰：頤久，多有，曰：頤有，懷其心ノ中ニ所思也。得失富貴ヲ得ルト失フト也。

贊曰：黔婁有言，不戚戚於貧賤，不汲汲於富貴。極其

言茲若人之儔乎。

此傳ノ贊也。史記ニ公諸ノ傳ノ後，太史公曰トアリ。是贊也。漢書ニ公傳ノ後，贊曰トアリ。今此傳モ漢書ノ体ヲ學ベリ。後漢書ニ公論曰：贊曰トアリ。是亦傳贊ノ書様ニ不同アル也。但晋書ノ本傳ニ公此贊ヲ不載。註云：贊，公史ノ評也。トアリ。黔婁，劉向列女傳曰：魯黔婁妻者，魯黔婁先生之妻也。先生死，管子哭之，畢，曰：何以爲謚？其妻曰：先生甘天下之淡味，安天下之卑位，不戚戚於貧賤，不欣欣於富貴，求名不得。

求義得義其謚曰康不亦宜乎戚戚說之公憾憂也
通作戚論語小人長戚戚孟子於我心有戚戚也
憂ル義也汲汲增望不休息貌又勤急貌以吹スル意
也黔婁姓八庚魯國ノ賢人也其云様公貧而吹ニモ戚
戚タラス富貴ニモ汲汲タラス列女傳ニ公黔婁ノ言ニ非
ズ其妻ノ言也ト記セリ今此言ヲ極メテ田心ニ五柳
先生公黔婁ガ輩カト也若人ノ一二字論語公冶長
篇ニ見ヘタリカクノゴトキ人ト讀リ

酹賦詩以樂其志無懷氏之民歟葛天氏之民歟

一氏皆太古之時也

酹說文酒樂也徐曰飲洽也又熟也羅山曰酹飲
ハ酒タケトハナル盃也酒ヲ飲詩ヲ作テ其志ヲ樂ム先
生今ノ世ニ生ルト云共ト古ノ時ノ人カト云ヘリ無
懷葛天ハ太古ノ王號也綱鑑一云無懷氏其治世
也以道存生以德安刑其民甘食而樂居懷十
重生刑有動作心無好惡雞犬之音相聞民至老

歟不相往來命之曰無懷氏之民又葛天氏其治
世也不言而信不化而行蕩蕩乎無能名之俗以
熙熙其作樂也二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闋一日
載民二日玄鳥三日遂州木四日奮五穀五日謹
天帝六日達帝七日依地德八日總萬物之極是
謂廣樂淵明此ニテハ無懷葛天ノ時ノ民カト云リ又
夏月北窓ノ下ニ卧テ風ニ涼レク吹レテ大キニ樂ニ
義皇ニ世ノ人也トモ云リ

養是之出八人... 夏月... 天... 趙... 聖... 亦不...



種樹郭橐駝傳 迂齋曰凡事有心則費力求工則反拙曲盡種植之妙非特為種植作也

柳子厚

此篇柳文第十七載郭橐駝ト云者能木ヲ植ル故ニ種樹郭橐駝ト云迂齋ガ題註ノ意ハ凡ソ事ヲ為ルニ無心ニシテスレバ無勞シテ好成者也強クニ有心ニシテスレバ力ヲ費シテ苦勞ス工ニ見事ナラシトスレバ御テ拙ク醜ニ無心ト有心トノ間ニ味有ヘシ此文曲サニ木ヲ植ル事ノ妙ヲ盡ス而ノ口木ヲ植ル許リノ為ニ作ルニ非ズ民ヲ治ムル上ノ事ヲ説ク為也柳文註孫曰姓郭號橐駝駝馬類也背肉似橐故以名之黃曰事有可觸類而長者聞鮮牛得養生問鑄金而得治人為天下之道與牧馬何異牧民之道以牧羊而知橐駝傳宜其有為而作也橐音託駝徒何切黃氏日鈔六十郭橐駝傳戒煩苛之擾

郭橐駝不知始何名 音橐 音駝 病僂隆然伏行有類橐

種樹郭橐駝傳

駝者故鄉人號曰駝駝聞之曰甚善名我固當因捨其名亦自謂索駝云

郭公氏也其名初八何ト云ツル事ヲ不知。僕ヲ病テ腰曲ニリ背高ク成テ伏テ行（僕）公柳文作瘠韓曰釈文瘠偏疾セカニムルト讀今俗ニセムニ上云仰ク事ナラヌ病也（隆）公高也。コシモリト高キ貌也（索駝）山海經曰號山陽光之山其獸多索駝若流沙日行二百里負千斤韻會外國圖云大人國人長一丈五尺好騎駝陸佃云駝臥腹不帖地屈足漏明則行千里背有肉鞍如峯葉煙直上如狼煙杜詩駝背錦模糊謂馬似索駝也張華博物志曰燉煌西渡流沙往外國步千餘里中無水時伏流處人不能知皆乘索駝知木脈遇停不肯行以足踢地人於踢處掘之得木又曰流沙數百里夏日多熱風爲行路之患其風欲至唯老駝知之即預鳴而聚之埋其口於沙中人以爲候即以鹽擁鼻口其風迅速

須臾即過不爾則至危斃郭ガ背索駝ト云馬ニ似タリ故ニ其所ノ人各付テ索駝ト云索ハラク口也駝ハ今ノ世ニロトウト云物也背ニ肉鞍有テ索ニ似タリカ強クシテ千斤ヲ負人ノ背曲リタル体此獸ニ似タリ郭是ヲ聞テ駝ト名付ル事甚タ能我ニ相當セリト云テ因テ其本ノ名ヲ捨テ目ヲ亦索駝ト名ノル也

其鄉曰豐樂鄉在長安西駝業種樹

駝ガ所居ノ鄉里ヲ豐樂鄉ト云長安ノ都ノ西ニアリ駝善木ヲ植ル事ヲ業トス長安ハ唐ノ都スル所也西フ西京ト云又西都トモ云班固西都賦曰漢之西都在於雍州寔曰長安左據函谷二嶠之阻表以太華終南之山右界褒斜隴首之險帶以洪河涇渭之川

凡長安豪家富人爲觀游及賣果者皆爭迎取養視

豪英也強也豪家ハ官位アル歴歷ノ家也富財貨豐カナル人也養準也視廣韻比也效也長安ノ豪

家富人駝ガ木ヲ植ル上手ナル事ヲ聞及テ遊覽見物ニ其外果子ヲ賣ル者皆我先ニト爭フテ駝ヲ迎入テ念比ニ其植ル所ニ似セ效フ也

駝所種樹或遷徒無不活且碩茂蚤實以蕃他植者雖窺尙倣慕莫能如也

駝ガ植タル所ノ木ハ若移シ易ル事アレ共能活著テ大キニ茂リ早ク實ノリテ多クアリ他人伺ヒ效フテ植レ共駝ニ如者ナシ

有問之對曰橐駝非能使木壽且孳也以能順木之天以致其性焉爾

〔學〕本集註乳化曰一音字又津之切尚書鳥獸釋尾說文汲汲生也其植様ヲ問者アレバ駝谷ヘテ云

我能木ヲシテ長生シ孳殖セシムルニハ非ス。只木ノ自然ニ順フテ其生スル性ヲ遂シムルト也。人其ヲ少シモイロハズシテ自ラナルヲ天ト云致公至也。來路ヲ推開テ自ラ至ラシムル義也。史記扁鵲傳越人ハ我非能生也。越人能使之起耳。

凡植木之性其本欲舒其培欲平其土欲故其築欲密既然已勿動勿慮去不復顧其時也若子其置也若棄田日于之非難弃之爲難非真其性得矣天便是性易

凡ノ植木ノ性其本ハ曲ニバシテ舒ニ事ヲ欲ス其培フ事ハロクニ平カトラン事ヲ欲ス其土ハ元ノ故キ土ヲ欲ス其根際ヲ築固メテ密ニシテ疎ザラン事ヲ欲ス如此シテ後ニ木ヲ動ス事勿レ案ニ慮ル事勿レ氣

遺スナト也。已ニ植テ其ヲ立去テ顧ミズ。其植ル時ハ子ヲ育フ如クスベシ。其打置事ハ弁ルカ如クニシテ。トイロヒナブルベカラズト也。子ノ如クニ秘藏ガル事ハ仕難キ所ニ非ス。只打弁置コトヲ成難トス。弁テナブラヌ公。御テ其木ヲ育テ養フテ子ノ如クニスル所以也。右ノ如クニ植置ハ其木ノ自然ナル者害子ズシテ其木ノ本性不失。能著テ茂リ實ルト也。此段一篇ノ簡要也。天便是。天命ハ即チ其本性也。前ニハ順木之天ト云。此ニハ天者全上云。或ハ其性者全。而其天得トモ可善フ。天者全ト書テ前ノ天字ト易用フ。便チ文章ノ新ナル事ヲ見ルト也。

故吾不害其長而已。非有能碩而茂之也。不

抑耗其實而已。非有能蚤而蕃之也。實故蕃之故。

此故ニ駝ハ植木ノ生長スル所ヲ害ハザル迄也。能其大ニシテ茂ラシムル事アルニハ非ス。其長大ニ成公自然

ノ性也。其ヲ害ハ子バ自ラ碩茂スル也。孟子曰。公孫丑上篇。必有事焉。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云云。宋人有閔其苗之不长而揠之者。云云。予助苗長矣。其子趨而往視之。苗則槁矣。云云。以爲無益而舍之者。不耘苗者也。助之長者。揠苗者也。非徒無益而又害之。洪然ノ氣ヲ養フテ急ニ其氣ノ出來ル様ニスレバ。助長トテ艸木ノ根ヲ引拔テ昨日ヨリ今日ハ長大也。上云カ如シ。害テ其木ヲ害フ也。久レク義理ニ違ハ子バ心ニ愧ル事ナキ所ヨリ。洪然ノ氣自ラ生ス。是ヲ勿助長ト云也。不抑。駝其實ノル事ヲ抑ヘ耗サレ迄也。能早ク實ノリテ蕃多ニスル事アルニハ非ス。木茂レバ必ス實ノリテ多キ也。應上文。此段上ノ碩茂蚤實。以蕃ノ句ニ相應ス。故蕃。上ノ故ハ心有テ強テスルヲ云。蚤而蕃之ハ無理ニ木ノ實ノ早ク成テ多キ様ニセントスル也。但シ此注ノ上ノ二缺文有二歟。一本ニ以蕃之故ニ作ル。是ニテハ通スヘシ。

他植者則不然。根拳而土易。其培之也。若不過焉。即

不及焉不順其性之反

他人ノ木ヲ植ル者ハ駭ガ如クニスル事能ハズ根ヲ曲
メテ土ヲ取換其培フ事若過ザレバ必ス不及木ヲ植
ルニモ能道理ニ合フ事ヲ中トス其中ヲ過ルモ惡ク中
ニ及バザルモ亦惡シ注不順上ノ順木之天ト云ト
相反ス是木ノ天性ニ逆フ者也反ハウラハラナルヲ云
ソムクト訓ス

苟有能反是者則又愛之太恩憂之太勤與前相反日視

而暮撫已去而復顧

苟有能注苟ハ苟且苟簡猶言聊且也イハカニ粗
忽ニスル義也又若加ノ義モ有歟言心ハ若聊カモ前
ノ木ヲ植ル道理ニ反ク者ハ又其木ヲ愛シテ太ハダ
慈恩ア秘藏過タルヲ云著ニシキカト憂ヘテ太ハダ
勤ム撫ツ控ツイロフヲ云注與前相反上ノ植木之
性其本欲舒ト云段ノ反也日視愛シ過シ憂ヘ

過ス者ハ植木ノ著サルヤトテ朝ニ往テ見タニ往テ撫
摩リ已ニ其木ノ傍ヲ去テ又寄テ見ルト也

而甚者爪其膚以驗其生枯搖其本以觀其疎密而

木之性日以離矣形容助長之病如親見

植木ヲ愛シ憂ル者ノ中ニ殊ニ甚キ者ハ其木ノ肌ニ爪
形ヲ入テ生付タルヤ枯タルヤト驗ム驗ハ其證據ヲ考
ルヲ云又或ハ其木ヲ揺カシテ根ト土ト疎タルヤ密ニタ
ルヤト觀ル也如此スル故ニ木ノ生氣日々ニ離レ去テ
終ニ枯ル也注形容此段助長ノ惡キ事ヲ形ドリ
ニ云コト自ノ前ニ親シク見ルガ如シト也

雖曰愛之其實害之雖曰憂之其實離之故不我若也
也吾又何能為哉

上ノ他人ノ木ヲ植ル如クニスレバ木ヲ愛スト云ト云其
實ニハ卻テ木ヲ害フ又木ヲ憂フト云ト云其實ニハ

御テ木ノ讎ト成故ニ他人ハ駝ニ不若也。此外ニハ駝又可爲事アラスト也。

問者曰以子之道移之官理可乎

木ヲ植ル事ヲ問者素駝カ道ヲ以テ官ニ居テ政ヲ治ル者ニ移シテ用ヒバ善シカト也。理說文。治玉也。徐曰物之脈理惟玉最密故从玉。治玉治民皆曰理。廣韻料理也。萬里曰治理通用之。唐高祖諱曰治。故避之曰理。今案スルニ唐高祖姓ハ李氏。名ハ淵。其次子太宗名ハ世民。太宗第九ノ子高宗諱ハ治。字ハ爲善。是也。

駝曰我知種樹而已理非吾業也然吾居鄉見長人

者好煩其令若其憐焉而卒以禍

駝答テ云様ニハ我只木ヲ植ル事ヲ知ノ也天下國家ヲ治ムルノ道ハ我作業ニ非ス然レ共我郷里ニ居テ

人ニ長タル者ヲ見レバ好テ其命令下知ヲ煩數ニシケラス。民ノ惡ヲセヌ様ニト甚タ哀憐スルガ如クナレ共。御テ卒ニ罪禍ニ陷ル也。老子ノ治大國如烹小鮮ト云語參考シテ見ルヘシ。羅山曰長人トハ大小ニ不依。王ト成君ト成者ヲ云リ。愚案スルニ長ハ君長ノ義ニテラサト訓ス。若ハ長民トモ云ベキヲ長人ト云。太宗ノ諱世民ト云故ニ避テ如此云事モ有ヘキ歟。下ノ養人術ト云ト合セ見ヨ。長人ノ字ハ左傳ニアリ。

且暮吏來而呼曰官命促爾耕勗爾植督爾穫蚤繰

而緒蚤織而縷字而幼孩遂而雞豚

皆

朝夕代官ノ下ニアル小奉行役人來テ里中ニ呼ハツテ云。公方ヨリ下知アリ。汝カ耕作ヲ促カニセヨ。汝カ桑麻ヲ植ル事ヲ勉メヨ。汝カ田中事ヲ催セ。早ク汝カ蠶ヲ飼テ其繭ノ緒ヲ繰レ。汝カ絹ヲ織レ。汝カ幼少ナル子

ヲ育テヨ。汝カ雞豚ヲ生長セシメヨト責ル促催促モ
ヨシ急ク也圃呼土上切勉也督音篤董也責也又催
趨也タハス上訓ス今ハモヨノス心アリ縵本集註韓日
縵謂縵爾爲縵縵縵口也縵線也孩幼稚也孟子
孩提之童一三二歳小兒知孩笑可提抱者字養育
スルヲ云遂達也シトグルヲ云此ニテハ生長シ遂ル也
羅山曰雞ヤ豚ヲ牧テ多ク成マウニセヨト也定如此
如此民ニ勉メ勸ムルハ好事ナレ共餘リニセハレフニ
テ卻テ民ヲ煩ハシ乱ル也周公旦ノ攝政シ給フ時
ニ晝爾干晝爾宵爾索爾索命シ給ヘル公民ノ由斷懈
怠ナキ爲ニ課セシムル迄也今ハ責ハタリテ嚴密ニ催
促スル也迂曰句法官命ノ下ノ二句ハ皆ニテツ
也其下ノ一句ハ四字ツ、ニテ一ツノ蚤字ヲ用フ其下
ノ二句ハ四字ツ、ニテ幼孩雞豚ト續ケテ云又爾字
而字并ニ促勗督縵字遂及ヒ耕植穫緒縵トドノ字
ヲ用フ句法字法皆好

鳴鼓而聚之擊木而召之吾小人具饘饘以勞吏者

且不得暇又何以蕃吾生安吾性取故病且怠若是
則與吾業者其亦有類乎

論語先進篇鳴鼓攻之擊木擊折也拍子木ヲ打
也具本集作輟饗饗孟子滕文公上篇饗殮而治
饗於用切熟食又朝食曰饗夕食曰殮勞慰也右
ニ云如ク呼ハリフレテ大鼓ヲ鳴シテ民ヲ集メ木ヲ拍
テ民ヲ呼百姓小人共饗具ヘテ其吏ヲモテナレ御辛
勞也ト云テ馳走スレバ少シモ暇手透ラ不得而ルニ又
何ヲ以テカ民ノ生育ヲ多クシ民ノ性情ヲ安定センヤ
故ニ民皆疲レ苦シニテ卻テ又其所作ヲ怠ル如此ト
ル時ハ駝ガ木ヲ植ル事ヲ業トスルト相似タル所アル乎
ト云

問者喜曰不亦善夫吾問養樹得養人術傳其事以
爲官戒也

園本集作囹圄注曰。一作囹也。本集無之。註曰。一有也。字問者。駝ガニ云コトヲ問テ喜テ一石亦善ラスヤ我ハ兵木ヲ養フ事ヲ問ツルニ思ノ外ニ民ヲ義フノ道ヲ得タリ。此事ヲ語リ傳ヘテ官人ノ戒メトセント也。官人ヲ治メテ政ヲスル者也。

○
讀孟嘗君傳

史記秦昭王囚孟嘗君。君變姓名。夜半

下坐者。能爲雞鳴。於

是群雞皆鳴。遂出關。
史記列傳十五。孟嘗君名文。姓田氏。文之父曰靖。郭君田嬰。田嬰者齊威王少子。而齊宣王庶弟也。云云。孟嘗君在薛。招致諸侯賓客。及亡人有罪者。皆皈孟嘗君。孟嘗君舍業。厚遇之。以故傾天下之士。食客數千人。秦昭王聞其賢。求見之。孟嘗君將入秦。蘇代曰。今秦虎狼之國也。而君欲往。不得還。乃止。齊湣王二十五年。復卒。使孟嘗君入秦。昭王卽以孟嘗君爲秦相。人或說秦昭王曰。孟嘗君賢。而又齊族也。今相秦。必先齊。而後秦。秦其危矣。於是秦昭王乃止。囚孟嘗君。謀欲殺之。孟嘗君使人抵昭王。幸姬求辭。幸姬曰。妾願得君。狐白裘。此時孟嘗君有一狐白裘。直千金。天下無雙。入秦獻之。昭王更無他裘。孟嘗君患之。徧問客。莫能對。最下坐有能爲狗盜者。曰。臣能得狐白裘。乃夜爲狐。以

入秦宮藏中取所獻狐白裘至以獻秦王幸姬幸
姬爲言昭王昭王親孟嘗君孟嘗君得出卽馳上
更封傳變名姓以出關夜半至函谷關秦昭王悔
出孟嘗君求之已去卽使人馳傳逐之孟嘗至關
關法雞鳴而出客孟嘗君恐退至客之居下坐者
有能爲雞鳴而雞盡鳴遂發傳出出如食頃秦追
果至關孟嘗君出乃還始孟嘗君列此二人於賓
客賓客盡羞之及孟嘗君有秦難卒此二人拔之
自是後客皆服孟嘗君云云王安石此傳讀之
此文之作也○萬里曰此篇三段自篇首至之秦
第一段自嗟乎至得士第
二段自不然至末第三段

王荆公

宋史列傳八十六王安石字介甫撫州臨川人少
好讀書一過目終身不忘其屬文動筆如飛初若
不經意既成見者皆服其精妙友生曾鞏譙以示
歐陽脩脩爲之延譽擢進士上第云云神宗召爲

翰林學士熙寧二年拜參知政事於是設制置三
司條例司命與知樞密院事陳叔之同領之安石
令其黨呂惠卿任其事而農田水利青苗均輸保
甲免役市易保馬方田諸役相繼並興號爲新法
遣提舉官四十餘輩頒行天下八年加尚書左僕
射兼門下侍郎其後封奇國公元豐二年復拜左
僕射觀文殿大學士權特進改封荆哲宗立加司
空元祐元年卒年六十八贈太傅紹聖中謚文荆
公公極惡ノ人也神宗ノ猜隘哲宗ノ愚懦ニ遇テ其
姦黠ヲ恣ニス詳一通鑑綱目綱鑑補等ノ書ニ見
ヘタリ○荆公罷相出鎮金陵時飛蝗自北而南江
東諸郡皆有之百官餞荆公於城外劉貢父後至
追之不及見其行榻上有一書屏因書一絕以寄
二公青苗助役兩妨農天下嗷嗷然相公惟有蝗虫
徧感德又隨
台旆過江東

世皆稱孟嘗君能得士士以故歸之而卒賴其力以

脱於虎豹之秦

世ニ云傳ルハ孟嘗君能上ヲ招得タリ是ニ因テ天下ノ士多ク來テ孟嘗君ニ隨フ果シテ其士ノカラ得テ虎豹ノ秦ヲ免レタリ秦ノ國仁義ヲ不知只暴虐ナル故ニ虎狼ノ國ト云也虎豹ノ國トモアリ孟嘗君傳其外史記ノ中ニ多シ又漢書賈山傳秦以熊羆之力虎狼之心秦食諸侯并吞海内而不篤禮義故天殃已加矣是迄ハ世間ニ稱スル所ノ孟嘗君ガ上サ也孟嘗君天下ノ士ヲ招キテ毎日三千人程集リテ食スル也食客三千八百ハ是也其秦ニ往時秦ノ昭王是ヲ囚ヘテ殺サントス其客ノ中ニ狗ノ眞似ヲスル者アリ夜狗ノ体ニ成テ秦ノ藏ニ入狐曰裘ヲ盜三出シテ秦王ノ寵愛ノ女房ニ遺リ其二云成ニ因テ孟嘗君ヲ免ス孟嘗君即千私ニ夜ニ紛レテ急キ車馬ヲ馳出シテ夜半ニ函谷關ニ至ル關ノ法度ニ雞鳴子バ人ヲ通サズ孟嘗君ガ客ノ中ニ雞ノ鳴マ子ヲスル者アリ其ヲシテ時ヲウタハシム一雞已ニ鳴ケバ諸ノ雞皆鳴

門番常ノ雞鳴也ト思ニテ孟嘗君ヲ通ス昭王後悔シテ人ヲ遣ハシ見セシムレバ早旅宿ニ不居依テ急ニ追カケシメテ關ニ來レバ孟嘗君已ニ關ヲ出去又孟嘗君ガ士ノカラ得テ恐レキ虎豹ノ如クナル秦ヲ脱出鱗ノ口ヲ逃レタリト云也韋昭曰以狐之白毛爲裘謂集狐腋之毛言美而難得者太史公曰千金之裘非一狐之腋禮記ニ藻曰君衣狐白裘注狐之白者少以少爲貴也

嗟乎孟嘗君特雞鳴狗吠之雄耳豈足以言得士

是ヨリ荆公ガ史記ノ孟嘗君ガ傳ヲ讀テ我意越ラニ云述ル也荆公嗟乎ト嘆息シテ云世間ニ孟嘗君能士ヲ得ルト云其左様ニハ非ス只雞鳴狗吠ノ者ノ勝レタル也何ゾ士ヲ得タリト云ニヤ士ト云公學問シテ道德仁義ヲ知行ヒ君ヲ佐ケ政ヲ修メ民ヲ救フテ安カラシムル者也雞鳴狗吠ハ盜賊ノオアル類ナルヘシ雄東方朔傳滑稽之雄平師古曰雄謂爲之長師也

不然不擅齊之強得一士焉宜可以南面而制秦尚取雞鳴狗吠之力哉

〔不然〕俗語ニ無左ハト云意雞鳴狗吠ニ非スレテ其實ニ善士ヲ得ルヲバト也。孟嘗君太國ノ齊ノ強ヲ我ニハスルカフハ。一人ノ士ヲ得テモ南面ノ君ト成テ。秦ヲ制服スベシ。秦ニ制セラレバカラス。何故ニ雞鳴狗吠ノ力ヲ取及ニヤ。喻バ伊尹傳説太公トドモ。是士也。湯王高宗文王武王是ヲ得テ天下ヲ治メ給リ。戰國孟嘗君士ヲ得タリト云ベカラス。若其士アリトモ孟嘗君用ル事能ハジト也。〔南面論語〕雞也。篇集註。南面者。人君聽治之位。〔制〕增韻。御也。廣韻。勝也。

雞鳴狗吠之出其門。此士之所以不至也。

此一轉筆力健

此篇立意亦是祖述。前言韓文公祭田橫墓文云。當嬴氏之失鹿。得一士而可王。何五百人之擾擾不能

脫夫子於劍鏃。豈所寶之非賢抑天命之有常。介甫蓋自此篇變化來

雞鳴狗吠ノ輩ノ孟嘗君ガ門ニ來テ出入スルハ即チ善士ノ至ラザル所以也。所以ハ故也。但シ今ハ俗語ニ其筭ト云心也。善士ハ賢人君子也。雞鳴狗吠ノ者ト大キニ異也。孟嘗君ガ身雞鳴狗吠ノ首ラタル者ナレバ雞鳴狗吠ノ輩ハ多ク來レ其天下ノ善士ハ一人モ不來。此一轉。文章軌範謝疊山云。筆力簡而健。然得意處。只是擅齊之強得一士焉。宜以南面而制秦。尚取雞鳴狗吠之力哉。先得此數句。作此一篇文。云云。上ニ嗟乎。言得士ト云テ。此ニテ一轉シテ不然。ト云ルハ。筆力健カニシテ弱ズト也。謝云。此篇ノ意ヲ設クル事。前代ノ人ノ語ニ本ヅキ述タリト也。祖述中庸仲尼祖述堯舜。朱子註祖述者。遠宗其道。前言易大畜。前言往行。疏曰。多記識前代之言。往賢之行。云云。韓文公。此祭文。韓文公。卷ニアリ。此ニ所引ハ其略也。嬴氏ハ秦ノ姓也。失鹿。公。下ヲ失フニ喻フ。史記淮陰侯傳。秦失其鹿。天下共逐

乏。注曰。鹿喻君道也。得一士。史記。田橫初為漢將。灌嬰敗於垓下。亡。梁。彭越。高祖即位。懼誅。其徒五百餘人。入海居島中。高帝聞齊人賢者多。附橫。恐後有亂。乃使使赦橫罪。而召之。橫與其客二人。乘傳詣洛陽。至尸鄉。廐置。遂自剄。令客奉其頸。從使者馳奏。高帝流涕。以王者禮葬橫。既葬。客亦皆自殺。齊ノ田横ト云者。秦ノ乱ニ兵ヲ起シテ齊ヲ取。又天下ヲモ望メリ。若善士ヲ得タラバ土ト成ヘシ。然ルニ高祖ト戦ヒ負テ海島ヘ逃ル。高祖使ヲ以テ横ヲ赦サシト云。時横カ兵五百餘人アリ。横漢ノ使者ト同道シテ降參ス。路次ニテ横ニ云。様。我生テ高祖ニ見ヘシ。公本意ニ非スト云テ。自ラ頸ヲ刎テ其客ニ渡シ。高祖ノ使ニ遣シム。島ニ殘レル五百人ノ兵共モ横カ歿タル事ヲ聞テ。皆盡ク自害ス。高祖横ガ首ヲ見テ。淚ヲ流シテ王者ノ禮義ヲ以テ葬ラル。此ニ云。公横カ兵五百人。多ケレ共空シク横ヲ歿ニ免レシムル事能ハス。擾々ハ多也。太子ハ横ヲ云也。韓文。注。鉞刃也。横

カ歿ナルハ其實トスル所ノ兵皆賢人ニ非ル歟抑又天命ノ定レ運ノ常歟ト也。荆公此退之ガ文ノ意ヲ承テ其詞ノ中ヨリ變化シテ書出ス也。退之ハ得一士可王ト云。此ニハ得一士馬宜可以南面而制秦ト云。

一行
ツツ

古文真寶諺解大成卷之十四



